

張自忠

遺囑

老舍著

四幕抗戰史劇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459

19010
01061

0056

彈衣文藝叢書總序

「彈衣文藝叢書」由草擬計劃到訂立具體辦法，其間經過了許多困難，這快？原因是華中國書公司的經理唐性天先生和編輯部的人員，爲適應時代需要而迫切地有發動之價值；所以我們不得不把這套叢書，或預計效果的載敗；只抱定一個助長民族抗戰的宏願，虔誠地出版出來！

102123
108

從二十六年「七七」到廿九年「七七」，這一個長長鬥爭的過程中，不知道多少爲爭取民族解放而爆發的炮彈，開放了無數朵血底色彩的戰鬥的文藝之花，這是中國民族文學最燦爛的奠基，也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文學從此堅強地建立了！

由「五四」到現在，由「反封建」到「抗戰」，這是中國文學運動由社會革命到民族革命，隨着時代進展的一個戰鬥的階段；所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

文學，這個法則是沒有錯的；民族文學於是應當歸之于目前這個偉大時代的產物，或則說它是這個偉大時代的反映。

但，民族文學要怎樣才能有力，有效果，而達到直接影響抗戰，助長戰抗的衝動呢？這裏我以為不外乎兩個條件，即勇敢與堅強；也不外乎兩個表現的方式，即暴露與戰鬥。爲了適應時代需要起見，自然是發展戰鬥的民族文學最合宜，也只有戰鬥的民族文學才是真正充滿了火一般熱力，鉄一般意識的文學；換言之，在烽火時代中開放了戰鬥的較進之花新結的戰鬥的文藝之果，也便是促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最大因素。所以我們極希望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面前，無不先進或則新進的文學作家們，都本着一種民族戰士的精神，在現實問題之環境之下，努力創作些偉大的戰鬥之文藝作品，這無異是抗戰的武力後盾，手一技救亡的生力軍！

根據以上原則，本書想把凡是富有生命力和戰鬥性的優秀之文藝作品盡量

糾纏起來，繁雜起來；這對於中國文壇多少是一個稍有歷史意義的貢獻，盼我文藝界的朋友們特別幫忙才好。

講到本叢書的內容，擬包括文學的各部門，如長，短篇小說，獨，多幕戲劇，以及散文詩歌；題材方面，則必須有關抗戰而新穎真實。不過採取稿件的態度，我們是相當認真的，絕不願爲人情，地位所拘；只要是好的作品，無論對於作者是不相識，或有名無名，都一樣看待；只是這個「好的作品」之標準，我們却是很想提得高點。

最後，報告讀者，這第一部定爲十冊，每月出一冊，十個月出齊；假如沒有什麼意外的阻礙的話，第二部，第三……均將陸續下去，直至最後勝利之日光臨！

廿八日
4480

寫給導演者

首先我要聲明：對於話劇的一切，我都外行；我之所以寫這劇本，是因為（一）練習練習；（二）戲劇在抗戰宣傳上有突擊的功効。因此，我把劇本寫成，自己並不敢就視爲定本，而只以牠爲一個輪廓；假若有人願演，我一點也不攔阻給我修改。

導演者改動劇本，我想，大概有兩個理由：（一）著者對舞台技巧生疏，寫出來的未必都能適合於舞台條件，或未必發生效果；（二）著者在某一處的設意遣詞，混合不清，導演者有設法使之強調明晰的必要。前者事微，只要導演者不是處心要以儂級趣味博觀衆的歡心，就無所不可。後者，却不這樣簡單；因著者的混合，頗足引起誤解；不幸，導演者而誤解了劇本原意，則難免贗唇不對馬嘴，越改越不像樣子了！

按理說，劇本根本就不應有混合之處，使人爲難。正是，在實際上，這却很難避免。劇著者未必都技巧純熟，百發百中，難免不東搖西擺，自陷迷陣。還有，客觀上必要的顧忌，不許寫者暢所欲言，遂致隱晦如謎。

我這劇本，因爲缺乏舞台的經驗與編劇的技巧，自然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必須改正，而且歡迎改正，不在話下。我最不放心的倒是那些不甚清楚，容易引起改正的善意，而未必不可改錯了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有寫出幾句來的必要。

從一方面說，這是個歷史劇。雖然我不大懂戲劇，可是我直覺的感到，從問題與掙扎中來表現歷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事實，強加聯繫更有趣味與意義。以中心問題烘托中心人物，自然是如魚得水。但是，我不能這樣作；以中心人物置世未久，人與事的切近反倒給我許多不方便。問題，足以使人格逐漸發展的問題，的確能找到，但不便採用。比如說，在抗戰開始的時候，許多的誤會把張將軍遮在黑影裏。這裏很有「戲」。可是我不敢用。我把這黑影點化成了墨子莊先生。

還是虛擬，不是事實。因此，墨先生這個人，與他所代表的一切，好像是可有可無；而且第二幕彷彿與其他三幕殊少關聯——牠似乎要提出問題，而剛一提出就自行結束了。假若第二幕完全是寫臨沂之戰，我想一定較好，至少也有四幕一致的好處——都寫事實，根本不許問題露面。可是，臨沂之戰的寫出，以我這點才力，必與第四幕相同；兩幕同調，恐怕不易寫好，故棄而不取。

從另一方面說，這是個抗戰宣傳劇。在實際抗戰中，我們有許多許多困難與問題。這時代的英雄無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人。假若我沿着這條路走，也許能使劇本更生動深刻一些。打一個勝仗絕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專靠主將勇敢是辦不到的。張將軍打過許多次勝仗；他的確是勇敢，可絕不會單憑勇敢。他一定是克服了許多困難，解決了許多問題。可是，我又不能寫！一談困難與問題就牽扯到許多人許多事，而我們的社會上是普遍的只准說好，不准說壞的。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襯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因此，

我既沒把張將軍表現得像個時代的英雄，又沒能從抗戰的艱苦中提出教訓！我希望導演者勿以爲我把問題都可惜的混合過去，而須細細考慮一下，我之混合自有理由。除非你有既能使之明顯而仍能不失含蓄的手段，千萬莫輕易改動。

張將軍在抗戰中幾乎是每戰必勝，按照他的戰功來說，應當納入劇本的至妙有（一）臨沂之戰，（二）徐州突圍，掩護退却，（三）隨縣之役，（四）殉國。以此四題分入四幕是個很不錯的辦法，可是四事皆爲戰爭，即使每戰各具特色，恐怕在舞台上也難免過於單調。我沒敢這樣辦。

戰爭而外，他的治軍方法，對百姓的態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須描寫，否則只有「開打」而無人物。

有這麼兩層——「戰功與人格」——都須顧及，所以我取了交織的辦法：第一幕寫他回軍，表現他怎樣得軍心。第二幕寫臨沂之戰及徐州掩護撤退兩軍兩件大事，可是全沒由正面寫，爲是給第四幕留地步，使各幕情調不同。第三幕寫他自己由

徐州撤退，好把他怎樣對部下對百姓，和與士卒共甘苦等等，略事介紹。第四幕正面寫戰爭，他戰，他死。這樣佈置的好壞，我不曉得；我只覺得第一二兩幕中不少墨先生的戲，使全劇站立不穩！而且，二幕中由側面寫臨沂之戰與掩護撤退，也嫌纖弱無力！有了第二幕使人弄不清楚者到底是裝什麼！可是，我沒法子再改，因為一丟開墨先生，就必定要以一個戰爭！——臨沂之戰或掩護撤退！——或一些問題！——關於友軍的聯絡或某種困難——來代替。用戰爭，形與第四幕雷同。用問題，則極易惹起反感。所忌與避免單調，逼我取了一條不好走的道路，而且是勞而無功的亂跑一遭！

全劇既顯石雜亂難享，我只好希望在演出的時候每一幕都有個調劑。以免亂上添亂。——假若導演者忽略了這一點，而專注意到小的動作上，一定非大亂不可！第一幕，在我的設計上，是由苦悶而狂喜，常張將軍一露面，即立刻顯出嚴肅與緊張。苦悶與狂喜都是烘托，嚴肅與緊張才是正筆；假若前者表演得太火熾，

則後者即變爲浮闊，失其重心矣。第二幕是平列的三件事：臨沂之戰，接受徐州掩護退却的命令，及結束畢先生。由事實上說，前二者宜佔重要地位；由我的寫法上說，末一項倒很有「戲」。假若太注意了「戲」，則不但破壞了事實的正確，而且也破壞了全劇的調諧。我不曉得怎辦好，我只能對導演者放「警報」，這幕不大好辦！第三幕和第一幕在情調上很調諧，是老老實實的表現事實，沒有什麼可說的。不過，這一幕也許要大失敗，假若各場的角色找不到適當的人來演。有好幾位角兒只在這一幕裏露一場就完，恐怕好演員不肯來擔任；而這幾場若無好手扮演，則全幕等於虛設。還有一件該注意的，就是必須表現出士兵是怎樣的疲憊；在那麼疲憊殘缺之中，還能那樣守紀律，才能暗示出治軍的有方，並補釋了第二幕接受掩護任務的勇敢沉着！第四幕最難寫，因爲許多事都得「混合」。要混合，所以不能一開幕便把困難擺出來——假如先說困難，而後以殉國作結，有多麼艱苦呢！因此，我只能由靜而動，慢慢的緊上去；自然，我也就只寫了英勇，而放

棄了克服困難！我希望導演者別再特別加重英勇這一點——那樣，就是表現了一位猛張飛，而不是屢建奇功的大將軍了！還要注意：張將軍是越到險境越從容，可是不許因從容而失去嚴肅。後半幕緊張，可也勿顯出慌亂。

真的材料，因為小心，未能採用。為表現出些「意思」，人物與事實乃不惜虛構。真的人只有張將軍，張高級參謀，與賈涉山三副官；他們是與張將軍同時殉國的。在事實上：張高級參謀是新到任的，不應在第二幕就出來；為了人物的不露出沒無常，故違背了事實。丁順也實有其人，可是今猶健在，所以未用真的姓名。胖火夫也是真的，可是我覺得寫出姓名，反不如「胖火夫」有力。這些真人物的性格事蹟，除了張將軍，都是多半出於虛擬，以便易於作「戲」。

可是，談到作「戲」，這劇本的著者又碰到了個難以克服的困難：軍隊中只有服從，不許質問辯論。不錯，一位軍長或司令對他的秘書或顧問是可以隨便的談話；可是對他的師長旅長便要保持個相當的距離了。他說怎樣，便是怎樣，別人

不能隨便開口，也就沒有了「戲」！所有的「戲」幾乎都在無所表情的服從裏，即等於沒有「戲」！在初稿中，我甚至連一個勤務兵都給了表情的機會，可是修改的時候不能不勾去十之七八！越改越單調，這劇本簡直像一株枯樹！

以上所述，都是我自己寫作時所感到的困難，和怎樣因為困難才取了明知笨拙而無法避免的路子。此外，大概還有我未曾看到的許多缺點與錯誤，都請指正！

劇中重要人物說明

(一)張自忠將軍。山東人。年近五十，無鬚；右腮下有痣，背上生數長毫，時以指弄之。身高，不胖。鼻目皆闊，眼極有威。語聲稍粗，不喜多言，但時有妙語。記憶力甚強。性烈如火，嫉惡如仇；作戰時則鎮靜異常，面帶笑容，且稍喜譁話。遇事必詳為攷慮，而後與部下商議，擇善而從；主意既定，絕少更改。見盜時衣裝齊整，然不尚修飾；遇戰事，衣上生虱，一如士兵。自奉甚儉，尤不擇食。遇了極厭，而其甘苦，故受部下畏愛。袋中多小紙簿，隨時記事。

(二)張敬高級參謀。廣東人。三十多歲。身小，勇敢活潑。曾為十九路軍團長。作戰時，與張將軍來往最前線，督勵士兵。與張將軍同時殉國，身已受傷致處，仍發槍斃敵。

(三)洪上校副官。河南人。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稍胖，性忠厚。原為團長，因

寧離職，抗戰後復歸軍，爲副官。自請隨張將軍赴戰，死於難。

(四)馬副官 河南人。四十多歲。身高。辦事認真。爲主任副官。與張將軍同殉

國。

(五)賈副官 山東人。二十多歲。身高，整潔。與張將軍同殉國。

(六)尤師長 河北人。四十歲。忠勇有幽默感。

(七)范參謀 廣西人。三十歲。性烈而多智。

(八)墨先生 天津人。五十八歲。精神很好，不胖不瘦，穿西服而走方步。心地

卑鄙，而自謂多才，與張將軍有舊，與一切有勢力的地方都多少有關係，連東洋勢力亦不忽視。

(九)葛敬山 十九歲。河南人。富感情，願學習；雖幼稚而有出息。

(十)戚瑩 十八歲。河南人。天真喜動，不怕吃苦。可作摩登玩物，亦可作英勇

女兵，視環境如何耳。

(十一)丁順 河北人。五十多歲。性忠誠，曾單身冒險入北平探視張將軍。服裝古怪，有創造性，言行如之。

(十二)楊柳青 三十多歲。江蘇人。很勇敢的青手記者。

(十三)王得勝 二十九歲。山東人。壯如熊。

第三幕中之雜婦，茶館女主人，小兵，老驢夫，招弟，雖只露一場，而有相當重要的「戲」作，其面貌年齡服裝可依劇情決定。其他人物，看者辨吧。

張自忠（四幕話劇）

第一幕

時間 二十七年初春，天氣還很冷。

地點 河南道口附近某村。

人物 張自忠將軍 尤師長 范參謀 洪進伯團長後改任副官 賈玉 副官 馬

孝堂副官 老勤務丁順 勤務梁占元 記者楊柳青 農民郎老四 梁子莊

先生 投軍青年齊敬山 投軍女青年成奎

景 一湖兩暗的三間民房，右間與中堂紙門打通，作師部一部分的辦公室，原來

隔斷的痕迹還未盡滅。左間原樣未動，掛着布簾，有師部的人員住在裏面。

辦公桌是兩張八仙拼成的，上覆白紙；沒有椅子，只有較髒方凳，都笨劣

難看。牆壁灰受烟熏，雖經掃除，依然黑黯；上面掛着地圖及一二圖表，窗

不顧眼。桌上香烟筒的光彩，電話機的明亮簿，冊的白淨，都與屋子的灰暗不相調諧。可是，在這不調諧中却能分明的看出一種既不敢多破壞原有的一切，而又設法使之清潔齊整的努力。牆角甚至還掛着成串的紅辣椒與老玉米，既作裝飾，又不失本地風光。由窗門望出去，可以看見兩株小樹，一段籬笆；開門時還看得見一座磨盤。

開幕 洪欄長無聊的輕敲着香烟筒的蓋子，如行軍的鼓點。墨先生若有深思的吸着香烟。粟占元無聊的給他們倒水。

墨 占元。

粟 有！

墨 王高級參謀病了，是不是？

粟 是。

墨 去告訴他，就說有位 老朋友墨子莊墨先生來看他，問他什麼時候合適，

粟 是。(下)

粟 (積粟至門口，看他確是走了，才回來；坐得與洪對面，洪已走了，老洪，談點正經的！你是這裏等着軍長，他回來嗎？)

洪 對了。我是他的老部下，我離開軍隊一些日子，現在拉賬了，我還願意跟着軍長去打仗，所以又回來了。

粟 嘿，你以為他還教你官復原職，還給你個團長？

洪 那倒不在乎！以我這點經驗，到團裏也弄個團長。不過，我是他的老部下，我願意跟着他去打仗。他給我營長也好，副官也好；只要跟着他，我就心滿意足！

粟 可是我問你，他回得來回不來呢？

洪 沒看見這一軍人盼他都了嗎？他去帶什麼軍隊，他都有辦法。可是這一軍人不歸他帶着就沒辦法。這一軍人由誰帶着都能打仗，可是非由他

帶着不能打「勝仗」。

墨 你們盼他回來，不錯；他能回來不能回來可不在乎你們盼望不盼望呀！中央，權在中央！據我看，中央就不會放他回來！

洪 怎麼？

墨 難道他沒在平津鬧出亂子來嗎？現在國內還有人看得起他嗎？中央會再派他出來？笑話！

洪 你老先生是從事情的表面「看」一個人，我們是從心裏信服一個人！我相信中央一定會教他回來。他要是真不回來呢，我就上山東打游擊去！

墨 老洪，咱們是老朋友？

洪 ！——啊！

墨 軍長，師長，參謀長也都是我的老朋友？

洪 ！——噢！

墨 我跟這一軍人有多年的關係？

洪 ！對！

墨 我是個名流，在黨政軍學四界，四界，都有個地位，名望？

洪 ！——你什麼意思？

墨 (笑了)你自己想好了！

洪 (搖頭)我想不出！

墨 (立起來，來回的走)慢慢的想好了，慢慢的！

洪 (也立起來)墨先生，我是個軍人，沒有多少心眼！

墨 慢慢的想，我總不會叫你吃了虧！

洪 (往前趕了一步)你是不是來倒我們的軍校？說！你敢倒他，我就敢殺了你

！

墨 (笑着)先別殺人！老洪，你今年三十幾？

洪 幹嗎？

(端詳洪)氣色可不差！

The eyes are in the eye

洪 我出來就是為打仗的。只要軍長回來，我就願意跟他死在一塊兒！

墨 你以為他還活得長嗎？我早給他相過面了，相貌因得很！

洪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墨 慢慢商議！慢慢商議！我是一片好心，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有門路，門路很多；你沒事作，而有團長的資格。咱們倆慢慢商議。

洪 我告訴你，你要敢倒張，我就敢取——

墨 我倒他幹嗎？我是說，中央不會放了，與我全不相干。他要是萬一能回來呢，你我還應當特別負一點責任，保全這一軍人！

洪 保全這一軍人？我不懂！

墨 (走近洪，懇切的)咱們打不了日本！告訴你八個字，你慢慢的想去，「朋

暫保身，另闢途徑！」

栗 (上) 報告！王高級參謀病很重，不能見客。

墨 好，去吧。

栗 報告洪團長，鄒老四，房東鄒老四要見師長或者范參謀。

洪 以前我是團長，現在我還沒有事；爲什麼不去報告馬副官？

栗 我教他去見馬副官，鄒老四說當初是師長跟參謀來看的這個房，所以不見

別人；鄉下人死心眼！

洪 那麼，就去請范參謀吧。

栗 是。(下)

墨 這就是你們的錯誤，看一所房嗎，還得師長親自來；不給自己留點身分！

洪 軍長常說：一個百姓比一個師長還大！

墨 中了張蔭忱的迷！唉，真教我沒法辨！老洪，我問你，假若張軍長「能」回

來——

洪 你不是說他回不來？

墨 「假若」的話！他是打呢，還是不打呢？

洪 （微怒的坐下）那邊用問？

墨 噫——將成名！萬骨枯！

洪 墨先生，我現在還沒有職銜，所以——假若我還是個團長，我可就不這麼

客氣了！

墨 假若你是個「軍」長。你也得對我客氣。就是張益以回來，也不能不聽我的

！你們是軍人，我是軍人兼政治家——別怪我說，你們既少着點心路，又沒

有遠大的眼光。（看范進來）啊，范參謀！今天精神好點了吧？不要煩悶，

不要煩悶！心廣而後能體胖！

范 （沒很注意墨的話，對洪）一天一天的，老在近個臭地方窩着，這麼積鬱的

軍隊，不痛痛快快的去打一場！

洪 哼，軍長再不來，我就不等了，上山東打遊擊去！

栗 (上)報告。鄒浩四來了。

范 進來。(坐，和善的看鄒進來。墨亦坐下)

鄒 參謀大人！

范 老四，告訴你幾回了。不要叫大人？怎個——

鄒 是，參謀——老爺！

(大家都笑了，連栗也搥上了口。)

范 真不要老爺！說有什麼事？

鄒 (走到原來有隔斷的地方，指點着)參謀——參謀，你老知道這是隔斷，那

是一舖大炕，都拆毀了。

范 一點不錯！(也走過去，指點着)這裏還有個灶火呢。可是，我們都結了你

錢，並沒白拆。

老四

鄒 是呀，賞過了錢，清官，都是清官！

墨 這樣的一個傻蛋也比一位師長大，我的天！

鄒 (啐了口吐沫)那，那可是「拆」的錢哪，趕明兒你們老爺打了敗仗——

墨 老四！

鄒 (很勇敢的沒理會墨的警告)打了敗仗，一跑，我怎麼再把炕砌起來呢？

洪 還得要點錢，是吧？

鄒 (傻忽忽的笑了)隨便賞，苦人！苦人！

范 占元，請馬副官來。

栗 是。(下)

范 老四，馬副官一定可以再給你倆錢。

鄒 聽謀還是說個筆數兒吧，筆給多少！

范 副官給你多少是多少，我不能拿主意！我的心不會教你吃了虧！以後有什麼事都去見馬副官。

鄒 是！清官！清官！（要走）

范 等等！告訴我（坐下）；你怎麼看出來，我們要打敗仗？

鄒 大人！（又向洪）大人！我胡塗！錢，我不要了！洪大人，給我說句好話！我是粗人、胡塗！求參謀大人別把我槍斃了！我，我不該說你們打敗仗，我胡塗！我的大兒子陣亡了，別再槍斃了我！

范 （笑着）不用害怕，我是問你怎麼看出來的，或是誰告訴你的，說實話！

鄒 有人告訴我的！

范 誰？

鄒 （看着墨）啊——！

墨 我告訴他的！

(馮副官上)

馮 馮副官，鄒老爺因為將參糊煎，還要點錢，再給他點，可以吧？

馮 可以！(坐)

范 老爺，去吧！以後有什麼事，就找這位副官。

鄒 (對墨) 老爺，你害了我，倒是給我說句好話呀！(要跪，被栗拉了走，還

叫着) 老爺們，別和我胡塗人一般見識呀！

墨 滾你的蛋！(看栗鄒出去，要對范解釋，但范似不欲說話。乃改向洪) 昨天

晚上無聊，賞給這傻傢伙個臉，跟他開扯淡；誰知道這小子心眼兒更多；

愚而詐，愚而詐！你們一來就說民衆，二來說說民衆，這就是你們的民衆

的代表！你退一步，他進十步！把奴隸釋放了，奴隸馬上就會作你的主人

。你愛信不信！

洪 先不用管老百姓怎樣吧，你幹嗎說我們打敗仗呢？這麼大的年紀，何苦呢

墨 難道你們在天津沒打敗仗？誰不知道？

洪 那——

墨 完啦，問住了吧？

洪 我簡直沒法兒明白你的意思！

范 (沒好氣的立起來！) 馬副官，師長在哪儿呢？

馬 大概在東屋裏呢。

洪 幹嗎？

范 辭職去，我不幹了！

洪 那何必呢？參謀！

范 (喊) 我受不了這個！這麼好的軍隊，竟被教入污辱！

(范剛要出門，尤師長來了。尤也不大精神，一邊走一邊捋個腰。)

尤 上哪兒去。參謀？

范 看師長去！

尤 就在這裏談吧，好不好？

（范同尤進來。大家都起立。尤懶懶的用手式請大家坐，看大家都落坐，他才懶懶的坐下。馬仍立。）

范 師長，我想請長假！

尤 （驚異的）怎麼了？

范 （假笑）沒意思了！這麼結實的軍隊，弄得在這裏窩着，還老措着個壞名聲，有什麼意思呢？

尤 范參謀，你不能走！有咱們這個底子在，只要軍長一回來，咱們馬上就有辦法。你看，我又派了人，到中央去打聽消息，我相信中央會派他回來！

范 一個半軍人嗎，在這國難戰爭裏不給落後，真有什麼意思呢！

facilitating
public mind
cell started

尤 不要急！不要急！軍長一定會回來！

墨 不是我愛多說話，大家呢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有話不說就對不起人。大家不要急，也不要愁，想辦法，細細的想想辦法。張軍長回來該怎辦，不同來該怎辦！

尤 回來就都好辦了，還是什麼呢？

墨 也並不急，回來也該想辦法。比如說，是打呢，還是——！

尤 墨先生，我看你是軍長的朋友，

墨 大家的朋友！

尤 才留你在這裏住幾天，你要是——就——我們這裏只講打仗，不談不打仗！

墨 就是打仗，也有個打法。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到過東洋，我曉得日本軍隊是什麼樣子。蓋悅也到過日本，他當然也曉得。所以我說，就是他回

facilitate

來，也還該想一想；況且他未必能回來。我上了幾幾年紀，我有我的身份地位；我又不忍看着你們隨隨便便人家給犧牲了，所以我才來看你們；我是一片真心善意！

尤 墨先生，咱們再談上一年，大概誰也不能了解誰！

墨 慢慢的你們就明白了！我是爲大家好！我在這裏住幾天總可以吧？

洪 萬一軍長這兩天回來呢？

墨 沒有那麼快！就是他回來，也正好，我正要跟他談談！

范 見了軍長，你怎麼敢『打呢，還是不打呢』？

墨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朋友！

洪 軍長的脾氣可是那麼暴！

墨 那，我還不知道？可我也更知道他的底細！

范 軍長回來，還罷，不——！

尤 你聽他的！

墨 聽我的，大家不吃虧！哈哈！你們的經驗還不夠啊！

（墨先生一言未了，院中吵起來。粟元扯着記者楊柳青，不許進來，而楊是非進來不可。）

楊 我告你兩次了，我是記者，我認識你們軍長！撒手，別誤了我的事！

馬 （趕過去）怎回事？

楊 （擺肢開，闖進來，喘喘的）軍長到了嗎？

尤 怎回事？什風軍長？

（匆忙的掏名片，像散譜似的每人一張）記者楊柳青，第一個發現了張軍長回軍的消息！由鄭莊趕來的，四十多里！原諒我這樣慌張，消息太可寶

貴！

范 什麼張軍長？

楊 張自忠，張將軍！

張

大家 怎麼知道的？

楊 難道你們就不曉得？（看大家的神氣表示不曉得，越發高興）昨天夜裏接到社裏的電報，教我到這一帶來覓住張將軍，（拍了拍像匣）一張像片，（指了指袋中小本）一段訪問記，值多少錢！

墨 瞪着眼造謠！

尤 占元！（占元！快在門聽着呢）快！我的帽子！

（看占元跑去，問楊）真的呀？

楊 （已坐下，抬起腳來，指着）假的，我還能一氣跑這麼四十里？連頭腦都找

不到！你是——

尤 師長！（走到門口，回頭對范）參謀，集合隊伍！

范 （精神百倍的）用不着吧？師長！他既不事前通知咱們，就是不願教咱們去！

迎接，而先來看咱們，這是這個意思！

尤 也對！隨你的便！（下）

范 （問洪）看我怎樣？是不是該換上我的唯一的，連結婚都捨不得穿的，那身華達呢的制服？

洪 對！我呢？

范 就這樣！就這樣！你越隨便越好！（轉向馬）你怎樣，我看看！

馬 去穿上三個月沒有穿過的皮鞋！（下）

范 （已走到開口，又回過身來）老洪，啊，咱們行了！軍長回來了！（想表示心中的快樂而找不到話）啊，回來了！咱倆行了！拍，來個勝仗！，拍，又一個勝仗！，拍！（無意中看到記者正往小本上寫什麼呢）我說，楊，可不准把這些！——

楊 興奮與狂喜，

范 不管是什麼吧，不准寫上！

楊 我沒寫那個。我是先預備好訪問記的頭幾句。你聽着：「那是一個暗美的初春的早晨」，

「大地上沒有一絲兒風」！好不好？哈 哈！

楊 (怪失望的關上小本)訪問記都還是這！

洪 (趕過范去)握握手，啊，咱們行了！(下，洪歸原位。)

墨 (老氣橫秋)啊，你是記者？不錯，有出息的事！二十年前，我也幹過幾天報館；告訴你個訣竅：要敲得巧，敲得老，準發財！告訴你，小兄弟，到處都有好財；就看你有法子敲沒有！

楊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老先生！如今的記者恐怕最大的缺點就是不敲人！好，我們冒險到前方來，來敲人？笑話！就是敲人，誰敢敲張剝皮呢！(剝皮如八)

墨 老洪，怎樣？連這位小兄弟都知道他叫張剝皮！我勸你另覓途徑，你不聽

，早晚是教他剝了你的皮！

洪 哼，也不是怎麼回事，我們越怕他，也就越愛他！

楊 等等，我可以記下這一句來吧？（又打開小本）

洪 隨便，楊先生。我說，墨先生，你說話可小心一點啊，他的脾氣是那麽暴

！

墨 我根本不相信，他會回來！

楊 難道我說的是謊話？

墨 你有你的消息，我有我的計算！老洪，你始終不能問瞭我這份兒熱心！不敢說是誨人不倦哪，我可總願把生平的心得告訴別人。你看，我並不認識這位小兄弟，可是一見面我就把二十年前辦報的心得告訴了他。聽罷，必有好處；不聽呢，我是盡心焉而已！老洪，你還沒有把差事弄到手，也未

洪 必能弄到手，你跟着我的脚步走，聽我的，總教你吃不了虧！

軍長敗下我呢，我一切聽軍長的。他沒地方安插我呢，我上山東打遊擊去

丁

轟 唉！事情非完全教你們鬧糟了不可！我等着跟蔣校長談吧，假若他真回來的話！他要是也不聽我的良言，我只好回家！眼不見心不煩，你們精到什麼地步，我也就不管了！（非常難過的樣子，閉上了眼。）

（上）報告！馬副官問，到底教大家知道這個消息，還是暫時不說出去？

洪 馬副官呢？

自己換皮鞋呢。

洪 不教大家知道吧，不合情理；教大家知道，就得排隊去接；軍長最不喜歡

講排場。還是請示師長吧！

轟 （閉着眼，不想說話，而又不能不說）老洪！老洪！多麼不講排場的人也

Act II

歡喜有人擺隊相迎哩！作學情要把心眼多轉上兩轉！這是心理學！

洪 反正我作不了主，還是請示師長去！

栗 師長已經走了，接軍長去了。

洪 問范參謀（立起來，走到門口），范參謀！范參謀！

范 （一邊扣着鈕子，一邊走來）怎樣？軍長來了嗎？

洪 沒哪！嗚！真漂亮，真像過年！

范 咱們應當殺兩口豬！

范 「兩」口豬夠誰吃的？這麼多人！

范 表示個意思！請指教大家開一開味兒呢！楊先生，見完軍長可別走，有你

四兩肉！

楊 謝謝參謀！（范看畢閉目養神，奪了奪嘴。）

洪 （輕輕）沒辦法！

范 隨她的便吧！

墨 (睜開眼) 大家都討厭我？唉！勢在人情在！假若現在我還是作着大官，敢保你們不取慢待我！

范 老洪現在沒有事，可是我們都歡迎他！

墨 哼！我太聰明，聰明招妬，一點不錯！我又知道的事情太多！

洪 副官問，到底教大家知道不知道這個消息？

范 大家都等瘋了他了，怎麼不教他們知道呢？

洪 知道了，就得排隊去接，軍長是不喜歡排場的；不拉出隊伍去吧，亂七八糟

又不像話呀！

范 就來個亂七八糟！

洪 可是咱們的隊伍向來不亂七八糟哇！

墨 在天津你們就打個亂七八糟！

范

(恨不能一口把墨吃了)怎麼——(又管束住自己，還向洪)在天津，因為官長沒跟着咱們，咱們打了個亂七八糟。今天，歡迎他回來，再來一次亂七八糟。以後，共存亡。共榮辱，永遠不再亂七八糟！是這樣不是？

洪

對！

范

占元！告辭副官們去，亂七八糟！哈哈哈！

栗

官長們呢？

范

在哪呢？不用動！(看栗出去)我會辦，他還是先給參謀長。

墨

先到軍需處去辦！

洪

我看他還是先看弟兄們，然後看村長。到了鎮裏，必先拜房東。對不對？

范

老洪你猜的對！他是張飛的脾氣，諸葛亮的辦法！

楊

(趕快把小本拿起來)起立參謀，爲快快的發出電報去。我不行了！

范

怎麼？你還沒有見到軍長呢！

武
道
而
義
書

楊 (笑了) 剛才你們談的這些，還不夠我寫十篇訪問記的？我還有四十里路跑

呢！

范 像片呢？

洪 算了吧，你等等，他最喜歡見記者。見完了，我們起碼會給你找一匹驢；再說，還有四兩豬肉呢！

楊 謝謝！不過，我也真有點「怕」見他！見面，他不定問我什麼呢！上次，在北平訪問他的時候，他忽然問我土耳其有多少人口，你看懂不懂！

洪 他可是真有好記性！不信，你這回不用連姓名，看他記得你不記得！

墨 (從過來) 給我也寫上了吧？

楊 沒有，對不起！

墨 派上就是了！(掏) 拿我張片子去！墨子莊，名流墨子莊！寫上去，大家有面子！(馬副官穿着一隻皮鞋，手中提着一袋，一拐一拐的跑來。)

馬 來了！來了！

范 是嗎？

洪 聽着！

（遠處有歡呼聲，越來越近。大家都往屋門口跑，墨獨在屋中徘徊。）

馬 （穿好了鞋，聲音有點發顫）我出去看看吧？

洪 簡直沉不住氣了！

范 進來，履行原來的計劃！（大家都回來，可是不住的往院中望。）

墨 （對范）參謀，這我才相信，他確是回來了。我想——

范 有話，請待一會兒跟軍長說好了。

墨 當然，當然！不過，在和軍長談話之前，我希望你們都明白我，我是你們

「大家」的朋友。我來，不是爲謀事，而是爲你們大家好！

范 好了，墨先生！（躲開了。外面仍有呼聲。）

洪 你老先生有兒有女，又有些財益，何苦還在外邊奔波呢？

墨 正因為有兒有女，才得乘這個抗戰的機會，多活動活動！至於我那點財產

還罷算數？我常說，人要活到老，活動到老！你看，拿你例軍長說，就憑他，能由中央出來，不定花多少錢運動的呢！我是他的老朋友，我明白他！

洪 好——吧！（躲開）

（外面歡呼聲已到極近，有人喊「敬禮」聲。）

范 （跑出屏門）歡迎張軍長！（又不知所以然的跑回來）惝，預備照像！

楊 磨盤那溜兒是好地方！（立在門口對光。）（外面忽然沒有了聲音，屋中亦稍之極靜。在難堪的一兩分鐘內，外面似有人講話，士兵們間斷的喊：知道，明白……。最後又是一大陣歡呼。范等極嚴肅的，走到門口，排成一

行。邱考四領路，張將軍，尤師長，夏副官，丁順，葛敬山，屢屢依次讓

至院內，後面跟着一羣男女老幼。范首先迎上去，敬禮，張與之握手。攝照子像。衆人依次迎上去敬禮，張與之一一握手。進至廳中，張往四處看
丁一眼，才發言。

張 都辛苦了！隨便坐！

（都不肯坐。墨先生湊到張的身邊，張見墨一愕，旋即轉視他人。楊很自然。葛敬山與戚登，特別是戚登，顯出疲乏的樣子，想隨便一點，又不好意思。顏威痛苦。丁順考氣橫秋，居然敢和洪握了握手！）

墨 歡迎軍長，軍長辛苦了！

張 （好像沒聽見。對郭）八口人，大兒子陣亡，媳婦守寡，地又不多！

郭 苦命，苦命人！

張 兒子陣亡是爲國盡了忠！

郭 （點頭）知道！

張 將來我們也都跟你兒子學！二兒子十幾了？

鄒 十九了。

張 教他跟我來當兵不好嗎？

鄒 我要是年輕，我就跟你們去，你們真是好人！二孩子——大孩子剛死了！
張 你要是願意呀，我教他作勤務兵，少點危險。

鄒 (楞了半天)好！跟着你們，我就放心了！

張 先去吧，等有工夫再說話兒。(鄒怪慌的走出去，到院中把石熱鬧的閒人們趕了出去。)(大家坐！)(張坐下，丁順倒上水來。師長，參謀，墨，都坐下；其餘的還立着。成要坐，被葛攔住。)

楊 (滾上去)張將軍，還記得我？

張 坐！(微微一笑)試試我的記性，(想)在北平見過，叫——(像個什麼地名兒？楊村？)

楊 楊柳青！可以問軍長幾句話？

張 請！

楊 不多問，還有四十里路走！請告訴我回軍的成規吧。

張 (想了想) 在抗戰以前，亂嚷抗戰而不認真去準備，是幼稚，既戰而後，懷疑就是無勇無恥！中央派我回來，我帶着部下去死拚！完了！

楊 很夠了！趕緊上路，好早點發稿！

張 賈副官！

賈 有！

張 給楊先生帶上點乾糧，找匹老實的牲口，派個弟兄送去，好讓牲口帶回來。
(對楊) 常來呀，我們多談談！

(賈下)

楊 謝謝軍長！祝你勝利！師長，參謀，諸位，都謝謝！再會！

送別書

墨 (趕過來)稿子寫好，給我們寄一篇來呀！

(張送楊到屋門外。張回來，墨故意的咳嗽，張仍不理。)

張 (向葛)你是來投軍，爲什麼？

葛 (遲遲頓頓的)念不下書去了！

張 (向成)你呢？

成 (大着胆，裝出很自然的樣子)跟他一樣。你到底是誰呢？在村子外邊碰我，看你這件破大衣，我還以爲你是！(低聲的笑)一進了村裏，我就知道你
是個大官了。到底是誰呢？軍長？什麼軍長？

墨 真亂講，小孩子！(又找張的眼)

張 (沒理會墨)我，我是張自忠。

成 (向葛)喲，敢情是他！咱們走吧！(對張)對不起，我們——(又笑了一下)

請告訴我們，哪裏還有軍隊呀？

張 (非常感覺趣味) 幹什麼？

葛 整！

戚 (故作大胆) 人家都說你不抗戰！(大家都似乎閉住了嘴！) 所以，我們到別處去；雖然我們已經很疲乏了！

張 (仍極自然的) 好吧，我抗戰不抗戰，我自己知道。我看你們還是念書去吧。

• 軍隊裏的苦處，你們吃不了！

葛 我能吃苦，我願意在這裏！

戚 你不是說老聽我的主意嗎？

葛 你也「在」這兒好了！

張 你為什麼願意在這裏呢？

葛 我看這裏的人都精神，和氣！

戚 你看着他們好，我也得說好吧？

張 (又微微一笑) 你們都會幹什麼呢？

葛 我可以寫點，抄公文，辦壁報，都行！我希望成爲一個文藝家！

成 我會唱歌，會九十多個曲子！我可以教給士兵們唱，唱歌和抗戰關係大極

了！大極了！

張 尤師長，咱們能收容女兵嗎？

尤 已經有了三個，從天津一路跟咱們下來的。

張 她們怎樣？

尤 都很好！弟兄們都很敬重她們。大家常說：看，姑娘們還從軍呢，咱們還

不好好的去打仗？

張 你倆在這裏試一星期。一星期後，願意，在這裏，不願意，我派人送你

們走。

成 試試也好！

張 成德，你還是這麼隨隨便便，就是你願意在這裏，我也不能留你！

（成德了臉，低下頭去。賈副官上。）

賈 報告軍長，楊先生走了。

張 誰送去的？

賈 王得勝。怕馬不好騎，有危險，找了匹驢。

張 沒告訴王得勝，天要曉了，不必往回趕，明天早上再來？

賈 告訴了，可是他願意趕回來。

張 幹嗎？

賈 怕回來晚了聽不到軍長的訓話。

張 好！把這信男學生交給李營長；女學生送到三位女工作員那裏。這一星期內，不准見面。

成 那——

葛 笠！

張 你們倆若是因為戀愛而逃學，這就算給你們一個星期的懲罰！

（成垂頭喪氣，葛勉強挺着。賈剛要同他們走。又被張叫住。）

張 等成小姐休息一會兒，就先挑一排人跟她學個歌子。（看他們出去）馬副官。

馬 有！

張 你的腿怎樣？

馬 報告軍長，完全好了！

張 好！你還跟着我好了。尤師長，可以吧？

尤 是！

張 洪團長，你怎樣？

洪 在這裏等了半個多月了！兩軍長還得派我點事作！

劉 團長已另派了別人，你先到副官處來吧。

洪 謝謝軍長！

張 尤節長，咱們明天點驗隊伍，要快！越快越好。我好早到劉村看那一部份去。（掏出小本來，看了看）范參謀，剛才見到王高級參謀，他的病不輕，我想送他到醫院去。你和原先十九路軍的張敬是同學？

范 團長！

張 心地怎樣？

范 血性漢子！

張 好，用你私人的口氣，打電報給他，約他來暫代高級參謀；話要說得懇切！你的電報出去，我再發電。

范 是！

尤 咱們的服裝軍械馬匹都急待補充。

張 把所有的問題馬上寫好交給我。十二點以前交給我，咱們下午一點開會議。

。馬副官 下午一點開中級長官以上會議，下午四點我對初級官長講話，

記下來！（看馬姓小本上記）光師長，這個個月，十萬……

尤 還不錯，只是因為軍長不回來，未免都有點失……

張 只要士氣好，別的都好辦！（楞了一小會兒）還是老規矩，咱們一塊兒吃飯

；快吃，吃完好幹活！（要往起立。）

墨 軍長，從天津一別，直至今日！我可以單獨的跟軍長談幾句話嗎？

張 有話就在這裏說好了。啊，還用不着對我說，告訴馬副官好了。

洪 墨先生，軍長很忙！（直伸眼。）

墨 憂，我是特意來看你的！

張 （臉色越來越不好了）是誰的主意，留他在這兒的？

尤 （立起來）我！

張 尤師長，爲什麼？

尤 看他那麼大的歲數，又是大家的朋友，不好意思！

張 啊！

墨 蓋沈，我是誠心誠意的看你來了！

張 洪團長，他是來宣傳我不能回來了，是不是？

洪 是！

張 墨先生，請吧！

墨 蓋沈，我還有要緊的話對你說呢！我確是說過你也許不能回來，那是——

因爲我的消息不甚靈通，沒有別的意思，絕對沒有！

張 那麼你還有別的話？（問大家）他還說什麼來着？

范 他要知道軍長是打呢，還是不打呢？

張 嘔，洪途田，把他扣起來！

墨 啊？怎麼了？蕊悅，我是爲你好啊！爲這一軍人好啊！

張 扣起他來！

洪 （走過來）墨先生！

墨 好！好！好！

（幕）

第二幕

時間 二十七年初夏。時日寇猛犯徐州。

地點 徐州附近。

人物

張自忠將軍

尤師長

范參謀

張敬高級參謀

洪副官

賈副官

馬副官

楊柳青

葛敬山

吳先生

戚 榮

丁 順

景

徐州附近的小山之尾。爲通山內的口子；因駐軍，無閒人來往。坡前一片

草地，一株古柳，幾塊大石，卽張將軍之「戰地書房」。柳旁亦有路。由

山日子照過去，有土屋數間，圍以短牆。遠村多樹，蓋張軍宿營地。再過

一段可見欽定村；村後爲小山。山之後面即陣地。山上有殘堡尚存。

宗
道
書

，景甚美。

開幕 記者楊柳青，洪副官，墨先生，各坐一大石。楊來訪問臨沂之戰的詳細情形。洪負責監視墨先生。

墨 楊先生，你是局外人，你給評理！我有什麼過錯，他有什麼權柄，把鞴扣起來？隨使剝奪我的自由，好！（幾乎是大喊）我姓墨的在黨政軍學四界，四界，都有個名聲，地位！我來幫他的忙，他倒這樣對待我？好！

楊 （笑着）墨先生，你先等一等，稍等一等！等我問完洪副官幾句話，馬上就和你談談！（掏出小本，四下裏看了一眼）挺好的地方！

墨 鬼地方！他媽的四面八方全有炮響！（遠處恰好響了一聲砲，他急移至樓後，辭下。）

楊 我這回是受寫臨沂之戰的經過，你所知道的請都告訴我！

洪 我知道的不全啊！

楊 那沒關係，知道什麼告訴我什麼，我已經問過了一些，還得問別位呢。

洪 我也不曉得怎麼說好，從哪塊說起！你問吧！

楊 也好，（看了看小本）啊，請先告訴我臨沂之戰的經過吧！

（黑砲炮聲已止，慢慢的湊過來。）

洪 意義？還是問軍長吧，我怕說錯了！好傢伙，說錯了，登在報上，他填槍斃了我！

墨 意義？還有意義？殺人！殺人！殺人！除了殺人，還有什麼意義？這濛濛王！這濛濛人不眨眼的東西！

楊 （誤解了墨先生的意思）對呀，老先生，日本人就這路數，就是殺人不眨眼的東西，所以我們得去——

墨 我說的是張自忠，和（指洪）他們這濛！一天到晚帶着兵，們去送死！連我都要點教大樹給轟炸了！說什麼，我問你，楊先生？你是公道人，憑什

麼？我在這裏陪綁呢？法律上有這條一條沒有？我問你！

楊（沒回答墨，仍問洪）告訴我，你自己那幾天都作了什麼？

洪事情是很多，不過，我覺得值得一說的，是——

楊光榮的！

洪（笑了）是軍長始終在最前線，我始終跟着他！軍長是真勇！茶葉山，楊先生，你記下來，茶葉山，就是喝茶的茶葉，七天七夜，鎗砲沒斷過！

楊地形怎樣？

洪沂河西岸的唯一高地，非守住不可，敵人不知攻了多少次，我們日夜死拼。可是，敵人調來飛機，輸流不斷的炸，又用坦克車裝中車衝鋒，到底教敵人給攻破了！

楊攻破了？

洪別忙！敵人還沒立住腳，我們就反攻，白刃戰；茶葉山又教咱們奪了回來

！兵貴神速，軍長的用兵和他的脾氣一樣，又暴又快；沿草了地方，他像風似的往前鑽！

楊 奪回茶葉山以後怎樣？

洪 鬼子也上了勁！四面八方的圍攻，要不怎麼打了七天七夜呢！劉家湖來回奪了四次，還有個地方叫——崖頭，來回奪了三次！在崖頭我們經過來三四七生的五的大炮，馬上就用敵人的炮打敵人，厲害不厲害？那個陣式！敵人員槍待放炮！一排，一排，又一排，排炮，炮彈就落在我們前後左右！軍旗不動，咱不動！經過那個陣式，楊先生，要是一兩天聽不見炮聲啊，還怪悶的慌呢！

楊 我們的犧牲當然也很大？

洪 那這用說！七天七夜，哪個小地方都爭奪多少次！我們是以攻為守，楊先生，你比下來，以攻為守！城裏有人守着，我們要是也去守城，不是沒用

·所以我們在城外進攻敵人；我們攻，敵人也攻；兩方面對攻，這就厲害了！硬碰硬！那是板垣師團——記下來，板垣師團——我們硬把板垣師團追出八十里去！

楊 軍長高興了吧？

洪 自南京回來，就沒看見他笑過；那天，他笑了；笑得出了聲！軍長是真摯！哪裏得意，他住哪裏跑；簡直和瘋了一樣！敵人仗着新式的傢伙，咱們專憑白刃戰！弟兄們眼看支持不住了，軍長就深到——「看見軍長，他們也立刻變了瘋！軍長一聲「殺」，弟兄們隨着喊「殺」——真是聲震天地！我敢保，那逃出去的小鬼，就是回到東京，一想起來，還得打哆嗦！——立起來！你看，我給你學一個，帶鈞兒的！殺——嗚——（腿蹣跚又坐下）嗚——可別教軍長聽見哪！

楊 不要緊，軍長聽見了，我就說我請你表演的——啊，官長們也嚇唬不少？

洪 軍長在最前綫，誰敢不拚命幹呢！算算吧，咱們解決了敵人兩個聯隊；這些日子了，師長參謀們都愁眉不展的！

楊 爲什麼？

洪 臨沂這一仗太狠了，太狠了！單說營長，就傷亡了四十來位！你想吧，我門的一個兵已經不容易訓練出來，這回，好，陣亡了那麼多的官長，還不要命！我們的幹部都是軍長十幾年的心血造就出來的，怎麼補充呢？要命！

楊 非休息整頓不可了？

洪 早就整頓下去幾回，一連幹了四個多月了！由南宿州，濉水，到臨沂，又前邊，又四個多月不是走就是打，全累得不像樣了！

楊 這就叫現世可惡打的狠呀？

洪 這跟大家一樣不歇着嗎，誰不咬着牙幹呢！你看，就連我這麼棒的人，

都該想休息幾天了！

墨 現在又悔了吧？當初，我勸你什麼來着？你不聽！我勸你去另闢途徑，你是非跟着他不可。他只給了你個副官，而且累成這個樣子，說不定這許把命傷上，圖什麼呢？圖什麼呢？太沒思想？

洪 圖什麼？我們打了勝仗！臨沂之戰！

墨 打勝仗有你屁好處？楊先生，你是明白人，我問你：假如咱們不打這個窮仗，日本人來了，金子還是金子不是？洋錢還是洋錢不是？

楊 （不甚明白他的話）啊？

墨 日本人來了，金子還不是金子，現大洋還不是現大洋嗎？既然金子洋錢不是因爲日本人來了就變成馬口鐵，何必打這個窮仗呢？

洪 你有金子洋錢，我們沒有！

墨 去弄啊，傻瓜！不去弄洋錢，老在張自忠旁邊吃炮彈，你對得起自己對不

想？先不用提你的兒女老婆！

洪 真的，楊先生，他上前綫，還有咱老洪跟着！早晚是一死吧？爲什麼不

楊 轟轟烈烈呢！

墨 (感嘆) 千金之子，豈不垂堂！這是書上的話，你們不懂！無論怎說，反正我不能把我的兒子送來作炮灰！

洪 不把少爺送來，你就走不了！

墨 教我的兒子來送死？休想！

洪 我們現在正缺人！

墨 去救死的送死嗎，還不缺人！明知道東洋人厲害，偏往上面；這不叫打仗，這叫犧牲的送命！我也作過武官，我就沒看見過像你們這樣打仗的！哼！打算到我的兒子身上來了，教我的兒子來送死，休想！

楊 怎麼，這是個條件嗎？

洪 軍長交派的，他把兒子送來當兵，就給他放了！

墨 楊先生！楊先生！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我要賠賠這口氣！你給我寫一段，登在報上，教全國的人評論評論！

楊 跟臨沂之戰有什麼關係沒有？

墨 這是另一段，我給你錢哪，不教你白寫！第一，憑什麼無緣無故的剝奪了我的自由？第二，憑什麼強迫我的兒子來當兵？你們要是強兵，我的兒子不願當兵，你們要是徵兵，我的兒子沒人敢徵！不能隨便胡來！你給我寫一段，教全國的人評斷評斷！

楊 軍長什麼意思？

洪 軍長是這麼個意思，墨先生——

墨 綁票！綁票！我就是肉票！還是墨先生？

洪 他乘軍長沒回來，到我們這裏來挑撥是非，教大家反對軍長；軍長倒並沒怎麼注意。可是他要勸軍長不必打仗——

墨 難道我不是一片好心？

洪 軍長就扣住了他，一來省得他到處去搗蛋，二來是教他看看我們作軍人的是不是都敢捨命打仗，是不是我們也能打敗日本鬼子！

墨 你們會打敗日本人？透着奇怪！

洪 （怒，立）你沒親眼看見我們在臨沂打敗了鬼子嗎？你心裏胡塗，眼睛也瞎了嗎？

墨 打一百回敗仗，才勝一回，有屁用處！

洪 （真想揍他一頓）我娶——

格 等等！這就是臨沂之戰的一個意義！我們開始打勝仗了！等我寫下來！有一次勝利就有二次勝利，也就有最後勝利！有了臨沂的勝利，馬上就又有

台兒莊的大捷！

（洪仍怒視墨。）

墨 不用生那麼大的氣！我老頭子說的都是實話，句句刺着你們的心！喝，才打那麼個小勝仗，就以爲你們能把日本人「都」打出去；作夢！你們以爲打這麼個小勝仗，就把在天津丟人的事都遮掩過去了；哼，我老頭子記得，永遠忘不了！

洪 誰管有命令沒有，我斃了你！（掏鎗）

楊 洪副官！（拉他坐下）

洪 看他他的年紀上，我始終對他很客氣！太不知好歹了！

墨 （自言自語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們，唉，太可笑了！

楊 墨先生，讓我問你一句，你是不是願意大家不打仗，願意國家亡了呢？

墨 不用考問我，我永遠不回答這樣的問題！國家興亡，自有天數；我知這日

本人厲害，我知道明哲保身；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歟！

（遠處又隱隱有炮聲，墨極惶懼，但未往柳下城，而往坡上去，似欲窺視火來自何處者。）

下來！還要與我往這面打，你往高處走，不是找死？

（急跑下來）老洪！（扯住他）我感謝你，我簡直是吓破了胆，一聽是炮聲，我就會逃竄！（又響了炮，已無炮聲）因此，我反對戰爭！老洪，你救救我！把我放了！你多少錢，我都不取回！我願意回家，住着我的房，守着我的財產，看着我的兒女！我小館再聽炮聲和飛機聲！你放了我！我給你一萬塊錢！一萬塊！

洪 跟軍長說去，他說放了你，我不省了一份兒心，省得老看着你？（老勸禱丁順唱完後將北調的軍歌一路走來。）丁順來了，軍長準在後面呢！（立起來）是九點，咱們該回屋裏休息會兒去了，這裏是軍長休息的地方！

楊 (也立起來) 我可以在這裏見他？

洪 我報告過，你在這裏等他。墨先生，走！

丁 墨先生，請啊，軍長就來！

墨 (反倒坐下了) 我是什麼私人，還是賊，見不得他的面？

丁 告訴你，你，你就仁義着點吧！少給洪副官添點麻煩！人家洪副官待你不
錯！

墨 (俏皮的) 我記得尊家不是個勤務兵嗎？

洪 走吧！

丁 洪副官，等等！軍長怪下來，我替你挨二十軍棍！我得讓這位先生認識我
是誰！墨先生，(敬禮) 老勤務兵丁顯！你大概也聽說過，去年，有一個
人單人匹馬，身帶二十元法幣，混進北平，給張軍長送信啊？就是我！
楊偷偷的給丁顯了像) 以前作勤務，現在還作勤務，永遠跟着張軍長！

墨 再跟他二十年你也還是勤務！還怪美的呢！

丁 你沒說對！還是勤務，資格可越來越老，原先該打二十軍棍的，現在軍長只罵我一頓；原先該罵一頓的，現在只瞪一眼；（忽然直覺的）嗯？軍長來了！（扭頭）唔，不是，不是；是尤師長！

尤 （很疲倦的樣子走來）丁順，張高級參謀到了嗎？軍長呢？

丁 報告師長，張高級參謀還沒有來；軍長在井台上洗臉呢。

楊 師長，我又來了！還沒到師部去看師長！

尤 歡迎！不用去了，有話這裏說吧！丁順，有茶嗎？

丁 報告師長，沒有茶，有水。師長來一碗？（看尤點頭，倒過水去。）

楊 師長太疲乏了吧？（手中紙筆已預備好。）前鋒怎樣？

尤 很緊！兩夜沒好好睡了！沒關係，有什麼要問我的嗎？（劉洪）洪副官，

一會兒軍長可就來阿！

洪 是！（對羅）走吧！

墨 師長！我實在受不了啦！你給我說個情！放了我！

尤 把你的兒子送來不就完了？（坐）

墨 唉！我對你講過不止一次了，「我」的兒子不能當兵！

尤 那麼難道我們都不是人？父母養的？人家打仗嗎，你還想貪財；人家流血嗎，你的兒子在家當少爺；便宜都教你佔了！那面軍裏想出這般個辦法

來，教你親眼看看我們怎樣打仗，然後再教你兒子來當軍；有你兒子在軍

隊裏，大概你多少總關心點戰事了！這個意思你到今天，我看，還是沒明

白！

墨 唉！我就是把心掏出來，教你們看，你們也不明白「我」！我的大兒子

在天津吉美洋行當着好好的買辦，我能教他來從軍？二兒子。

尤 好啦，好啦，你有理！楊先生，我們談我們的！（又向墨）告訴你，軍長

一會兒就來，乘早躲開！還有，這兩天戰事越來越緊，留神你這條老命！楊先生，請讓我先說完了！（看楊笑了笑，趕上一步去）尤師長，我錯了，我不該得罪蔣忱！

尤 你得罪了軍長有什麼關係，軍長要教你明白我們爲什麼抗戰！

墨 不管怎麼說吧，我求你給我說說情緒可以嘍！你，我，軍長，都是老關係

！

尤 問了順，軍長是怎麼個脾氣！

了 （把左腿褲管捲上來，捲至膝，膝下裹着一方千人針，把牠解下來）看見了沒有？在臨沂，我替個朋友說了句話。看，這塊傷！我還沒說完，軍長『拍』就是一腳。也就是我，小時候練過功夫。不然的話，腿骨斷不可！軍長最討厭託人情！楊先生，臨沂拾來的，千人針；千人針藥傷，越打越強！（又裹上）

尤 快打好主意，墨先生；楊先生，說我們的！

墨 我在這兒等他！

洪 你這不是成心跟我過不去？

墨 活該！今天就是今天了！我不能教這把老骨頭都碎在這裏！

丁 軍長來了！洪副官，你們從那邊繞着走！（指柳旁的路。）

墨 （坐在柳下）今天就是今天了！（堅決的不動。）

（大家都立起來。洪把墨拖走！從柳旁下。張拿着濕毛巾，像一邊走一邊還探險的樣子。馬副官跟在後邊，拿着軍長的一些東西。）

楊先生，歡迎你來！坐！看我這座職地書房好吧？（問尤）尤師長，怎樣

？

尤 穩定一點了！還是西北上最緊，又傷了兩個營長；我又添上了一營人去！

要高級參謀過來？

張 坐一會兒！大概就快到了！楊先生？

楊 我又來請教！請軍長告訴我臨沂之戰的意義吧？

張 意義？看不出什麼意義！我奉命令去增援，我決定以攻為守，從側面攻擊，把敵人打退！我服從命令，我敢去死！不敢賭錢的不會贏錢，不敢打仗的也不會打勝！一共就是這麼點事！

楊 軍長太謙虛了！

張 我很好勝！也許好勝接近謙虛？尤師長，你說！

尤 意義是有的！我們敢打，我們能打，我們打勝！除了墨子莊那樣的人，別人都得受我們的影響。知道只要打，日本人並不是什麼三頭六臂！臨沂之戰完全表現了軍長的勇敢沉着，以攻為守的策略用得對，身先士卒的勇敢收了最大的效果！

張 馬副官，把那個小摺子給我（接過來）送給你吧，楊先生！從一個敵人官

長身上搜出來的。

楊 在臨沂？

張 臨沂的茶葉山上，一部全副夥。敵人這一點不如我們的軍隊，我們不迷信

！敵人的武器確是比我們強，敵人的文化可比我們低！

楊 嘔。謝謝軍長！可寶貴的紀念品！請軍長原諒我，軍長老親自去督戰，是

不是過于猛烈？

張 已經成了習慣，成了習慣！我就是一隻野牛，一聽見鎗聲，我就往前去！

我總覺得還有點邪氣才真算個軍人！也有好處，戰事是變化萬端的，自己
要眼看著，好隨時隨機應變的指揮！馬副官，你去把賈副官換下來，你去
看着電話，教他來回跑跑，他的腿比你的靈便些。

（馬放下東西，走。）

楊 師長，有什麼關於臨沂之戰的材料，請再給我一些？

尤 師部裏有一些，跟我去拿？

張 丁順，把馬副官喊回來；尤師長，教馬副官領楊先生去，你在這裏等等張高級參謀，他一定帶來重要的消息。

（丁把馬喚回。）

尤 把楊先生領到我那裏，跟秘書要些臨沂之戰的材料！

馬 是！報告軍長，那兩個學生，葛敬山和成益要見軍長！

張 來！（看楊立起來）楊先生，徐州有危險的時候，到這裏來！太好了！這麼一抗戰，文的武的都成了好朋友啦！

楊 謝謝軍長，師長！今天得到很多寶貴的材料！徐州要有了大危險，我一定來；這幾天轟炸得已經很厲害！

（與張尤握手，騎馬去。張送至路口，同葛成回來。）

張 （坐下，踏踏二人一番）都很有進步了！軍隊的生活怎樣？

戚 報告軍長，很好！

張 都學了什麼？

葛 軍隊的術語，兵器的用法，作戰的實情，都知道了一些。對作隊報和作文都很有用處。

戚 我學會了初步的救護。

張 辦着幾份壁報？

葛 兩份 全是我自己抄寫！別人沒工夫，也抄不好！

張 好！你的壁報很好！好好的幹！戚壘，你去實地教，護過了沒有？

戚 已經去過前後三次了！

張 怕不怕？

戚 還有點怕，不過我相信慢慢的就習慣了！軍長，葛敬山自己不敢來，所以教我「同」他來見軍長！

張 什麼事？

葛 報告軍長，我犯了槍斃的罪過！

張 嗯？

戚 他把鎗丟了！

張 瞧給你的鎗？

葛 尤師長！

張 尤師長？

尤 那天他跟我到前綫去，我把自己的一隻舊手鎗借給他了。

葛 我說小心，可是——！

戚 軍長，他願意馬上入伍當兵，求軍長別槍斃了他！

張 再去找一找。

戚 軍長，你不槍斃他？也不打他軍棍？

張 他還不是我的兵！

葛 軍長，你太好了！我願意永遠跟着你，作你的部下，爲你死了！

戚 我也願意作一名女兵！人們都說軍長厲害，可是對我們——！

張 好好的去幹你們的事！不是我不肯打你，是因爲你還是學生。鎗可是還得
我回來！誰當到你那裏去？

葛 沒有什麼人，墨先生有時候來。

張 你爲什麼和他來往？

葛 我很討厭他的言語議論，可是有時候他能告訴我一些字，給我講解些典故，因此，我就沒有拒絕他來。

張 去吧！你們兩個都記住：作事要時時小心，不要和品行壞的人來往，不管
他有多大的學問。學問和品行分了家，學問就是最壞的東西！明白了？

葛 明白！（敬禮，面帶喜色。）

威 (已走了兩步，又轉回) 軍長，爺一定是墨先生偷去了！他恨軍長！嘿，

葛！假若他偷去來打軍長呢？

葛 軍長，我——(極難過！)

張 (微笑了笑) 去吧……不要到墨先生那裏吵去！

(葛戒下)

尤 軍長，派人搜搜墨子莊，我看他這兩天教炮火吓的，有點發迷糊，也許！

張 我看他沒那個胆子！

尤 他胆子小，可是有許多壞主意。

張 那我不管，我只希望他能醒悟過來，一個人爲抗戰而痛改前非，我們就拿他當作真朋友。

尤 我看他很難醒悟。假若他真把爺偷去，那就證明他不但不能醒悟，恐怕還

有別的用意了！

張 等會兒看吧。

(賈副官上)

賈 報告軍長，馬副官把我換下來了。

張 高級官長們的伙食是幾塊錢？

賈 十塊。

張 我自己吃著很好，恐怕張高級參謀，廣東人，吃不來！

賈 近來東西也都貴了！

張 每人一月添兩塊錢吧！高級參謀的住處預備好了？

賈 預備好了，可是很小的一個地方。

張 去把墨先生叫來。

賈 是。

（炮聲又近了。賀剛要走，洪與墨來。）

洪 （往回扯墨）軍長沒工夫見你！

墨 今天就是今天了！聽，炮又衝着我來了！我不能無緣無故的死在這裏！

忱！蓋忱！你把我放了！

洪 副官，教他來！正要找他呢。

墨 （搶上兩步，被洪拉住）蓋忱！又要開投了？放了我吧！這麼兵慌馬亂的

，放了我，我要是能爬回家去，永遠感激你！別再帶着我了，我走不動！在路上要是中了鎗彈，我大概連個棺材都得不着！放了我吧！當初，我不該，不該不知好歹的勸你！我算計錯了你的心意！念我上了幾歲年紀，原諒我，放了我吧！

張 你來「勸」我？恐怕還有別的意思吧？

墨 沒有！絕沒有別的意思！

張 好！現在你明白了沒有？明白了我們爲什麼要抗戰？

墨 我明白了，醒悟了！

張 說說我聽！

墨 (嫉媚的一笑) 我看出來，時代是變了。求名求利的友法與從前不大一樣了。從前，完全是以柔克剛，以巧妙見勝。現在是要帶點剛性了。噫噫抗戰哪！打打仗啊，都時髦的很！番枕，你高明，雖然也快五十歲了，可是腦子快，趕得上去，你懂得了新的辦法！比我高！佩服！佩服！

張 這就是你的醒悟？

墨 在臨沂，我看你殺來殺去，像條猛虎似的，敢破着命幹，我還不大明白；現在我明白過來，跟賭錢一樣，你這是下大注；你看，現在你已經功成名就！

張 我們破出死命去打，就是爲求名求利？

墨 那麼，爲——

張 丁順，你說！

丁 報告軍長。咱們爲國！

張 不怕死就是忘了名利，你明白不明白？

墨 唉，我又說錯了！

張 誰管你說錯了沒有？我教你明白這個道理！把你的兒子也獻給國家！你的兒子在前線上，你就明白什麼是抗戰了！

墨 （自言自語的）唉，你太心眼了！說來說去總是這一句！（對張）這不合法！我的錢，我的兒子，我的命，都是我的，誰也干涉不着！

張 不合法？沒有任何法律能治你，只有我這一條！

尤 洪副官，你搜搜他！

墨 （看洪買一齊過來）幹嗎？幹嗎？

武
述
而
藏
書

洪 (搜出鎗遞上) 軍長，請處罰我！

張 配二十軍棍！

墨 蕤忱！我正婆來說明一下！我由葛敬山屋裏拿來的，玩一玩，沒別的意思！本想今天就給他送回去！

張 即使你要暗殺我——

墨 沒有！沒有！你不能加給我這個罪名！

張 即使你暗殺我，我也不怪你，只要你能明白抗戰，把兒子送了來！我替你管教着兒子，你總可以放心囉！

墨 我，送個錢倒還可以，兒子……

張 洪副官，還帶着他，一同出發！

(炮聲又起)

墨 (語音已顫) 蕤忱！聽聽，大炮又近了！憑什麼非教我死在野地裏不可呢

？你別逼急了呀！

張 你敢怎樣呢？我已把死亡置之度外！我活一天就打一天的敵人，就跟你這樣的壞蛋爭鬥一天！

（炮聲）

墨 你逼的我沒有了路！跟着你，我自己死；聽聽，這大炮！把兒子送來，兒子死！（狂喊）你放了我！我要瘋了！放了我！

張 快着，我忙！

墨 張自忠！你欺人太甚了！我！——

張 你前兩天要是稍微大胆一點，也許早就偷偷的把我打死了！教我不打仗，或是暗殺了我，你都可以立功！幸而我沒把你放掉！

墨 我瘋了，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這炮聲把我震胡塗了！

張 鎮存你手裏的時候，你又不肯打我！墨先生，你太沒有決斷了！

墨 放了我！放了我！

張 (對兀) 一個人卑鄙得連鎗都不敢放，也太可憐了！

墨 (低頭自語) 呃，又被他抓住了理！行刺！行刺！(看看左右，跑不脫)

好，張自忠，我輸了，你有運氣！我是你的朋友，你可沒有朋友的義氣！我拿你當作朋友，誰知道，你這麼狠心呢！我要是早下決心瞞，哈·王真敏的地位就得讓給我！

張 你說什麼？

墨 你太狠了！我教你給鬧胡塗了！我說什麼來着？沒說什麼，沒有！哼，反正你抓不到我的兒子，我的錢還是我的兒子的！(發狂) 哈哈！(往山上走，跌倒)

張 洪副官，帶他走！

墨 (被洪扯起) 哈！錢是我兒子的！哈，好大炮，放！(被洪扯走)

張 可笑，又可恨！

尤 我真想一鎗結果了他！

了 報告軍長，范參謀回來了，還跟着二位矮身量的。

張 張高級參謀到了！（到山口去望。）

（范，敬上）

張 歡迎張高級參謀！

范 （敬禮後）張軍長，尤師長，張高級參謀！（都敬禮握手。）

張 辛苦了！來坐！

敬 軍長辛苦了！臨沂之戰給全國的軍人增光不少！

張 哪裏！二位見過了司令長官？

范 見過了！

張 怎樣？

敵入又甚大包围，西邊的鐵路已經斷了！

張 大概得撤退？

范 軍長還沒得到命令？

張 沒有！長官怎麼說？

教 長官忙得沒工夫說話，只說了一句，還有重要的任務給軍長！（炮聲）這

是敵人的炮？

張 前兩天很緊，由昨天起稍微一些！只要西北上頂得住就不要緊！重要的任

務，什麼呢？（立起來）重要的任務？

教 司令長官忙極了，所以我們沒敢多問！

張 賈副官，去要長官部的電話！快！張高級參謀，尤師長，我就來，一塊兒

吃飯！

（賈，張，丁，下）

尤

什麼重要的任務呢？張高級參謀，你看我們由正月裏起，從南宿州到臨沂，到這裏，四個多月，沒休息一天。現在人又少又乏，又有什麼重要任務呢？這幾天我疲憊慮，老幹部犧牲了那麼多，一時補充不來；弟兄們是疲憊不堪，生咬着牙幹；還要擔任重要的任務？完成不了任務，豈不是誤事嗎？猜猜看，什麼任務？

教

（笑了笑）多半是掩護撤退！

尤

掩護撤退？還有教老弱殘兵掩護撤退的。要是真的，咱們幹不了！非精銳部隊不能擔任掩護！爲什麼羅找咱們呢？

范

因爲軍長是有命令必服從啊！師長，別着急！完成了這項任務，大概咱們可以拉下去整頓了！

尤

我一點也不怕累，不怕死，我不要休息，再打十年我也願意幹，可是得給我人阿！沒人，怎去打呢？

范 別怕，不一定是什麼任務呢！一看軍長的臉就知道。待一回兒，他回來

，要是的笑容！他不是輕易不笑嗎？——準是捲菸撤退，任務越難，他越偷笑！

尤

盼着他別笑！咱們的人太少，太少！昨天又傷了我們兩個營長！我不着急？噢！有軍長指揮，有我們的老幹部作職，我敢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強的軍隊！

敬

把板垣師團硬給逼得亂跑，還不是真憑實據！

尤

可是將來怎麼辦呢？哪裏去找我們的老幹部呢！

范

張高校參謀，我們師長是真動了心，重要任務，師長很會說笑話呢！

尤

這說笑話，哦，我心裏發酸了，個大雁，不，張高校參謀，剛才可存關於你

的一點好消息。

敬

什麼消息，什麼消息？

尤 敬 剛才軍長說，你是廣東人，怕吃不來我們的伙食，
你備備，讓吃魚、雞、生米、買個丁麵（？）

尤 敬 每人每月十塊錢的伙食，
十塊錢的伙食？

尤 敬 可是軍長說了，等張高級謀士了，這個人每月加兩塊錢

「唉！給我吃大肉吃吧！我的腰簡直挺不起來了！」

尤 敬 軍長不愛吃？

尤 敬 你給他什麼，他吃什麼，而且天天吃同樣的東西，他也不理會。他的廚子
只要會煮熟一樣東西，就能伺候他一輩子。軍長什麼都好，就是不懂得吃
！張高級參謀，先運動運動你，設法把伙食弄好一點；吃不飽怎麼幹活呢
？

敬 用不着師長運動，我想我會比你更關心。一聽，我喜歡軍長這個硬幹勁兒，
這個有幾個大幹幾個人的辦法，我也是那麼個脾氣，這不能只說空話，

恐怕其中還藏着點較量的道理！中國人，據我看，吃虧在太軟，軟得像豆腐；什麼時候敢硬碰了，大概才能有光明，兩個東西硬碰才會發光，所以，我願意去硬碰！不過，我可得吃的好！把肚皮揀圓，再去拚命，就更有勁！師長，咱們到底有多少人？

（伸出兩指）這個！

兩師？

兩團！

兩團？

尤敬 兩團人還有一個手槍營！你看掩護撤退行不行？况且都疲憊不堪！只好硬來，別無辦法！自官長至士兵要是都敢硬碰，就能克服困難！

（張軍長唱着軍歌走來，買賣了隨着唱）

尤敬 張軍長唱着軍歌走來，買賣了隨着唱）
買賣了不只是個帶笑臉，唱起來，張軍長精神，你來得巧！這歷史，這

敬

麼殘破的兵，要掩護撤退！

不這樣，還見本軍麼？軍長？

（都起立。張，賈，丁上。）

張

（似不欲開口，微笑的望着柳樹）掩護撤退！長官問我，是商議的口氣，我沒加敬感；我想，我們大家都是不辭勞苦的！長官問我，我要是一遲疑，

我覺得就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大家！

敬

沒有別的部隊，就是我們自己？

張

光是我們自己！（很快的坐下）師長，敵人在徐州西九十里地方，李家莊，拆斷了鐵路。注意！這離徐州才九十里！司令長官，大瀆分軍隊還都在徐州！堵住這一面，然後敵人的主力由北往南壓，激瀾戰！我們的任務就是不許敵兵過來，好教長官與友軍由西南衝出去！任務極重大！我們每一個人都相當十個人用，尤師長快去，把任務的重要教每一個人官長都認

鑽洞走了！買玉粉！

有！

張 教劉團先預備出發！（買下）范參謀，你隨着師長！劉團先準備好，先走，一夜至少趕七十里！尤師長，劉團走了以後，你自己帶趙團出發！

誰掩護？

張 我和張高級參謀！咱們掩護徐州所有的隊伍，我先掩護你！把手槍營給我

留下！

尤 軍長沒別的話？

張 我馬上回去守着電話，電話上向陳好了。（尤范要走）尤師長，范參謀，記住，這裏要一邊打着一邊撤；到了西邊，馬上進攻；非進攻不能擋住敵人往東來！拚命啊！（尤范下。對教）你來得真巧！

教 （笑了笑，立轉嚴肅）軍長，剛才聽大家說，我們的人又少又疲乏！有命令我就服從，完成不了任務我就死！

（幕）

第三幕

時間 第一節二十七年初夏。徐州會戰，張軍在徐州西担任掩護，天初明。

第二節張軍已完成掩護任務，向徐州西南撤退，夜間。

地點 第一節徐州西八十里某村。第二節徐州西南大路上。

人物 第一節：

張自忠將軍 張敬高級參謀 洪副官

馮副官 賈副官 丁順

衛兵一 傳令兵二

第二節

張自忠將軍 張敬高級參謀 尤師長

范參謀 賈副官 洪副官

馬副官 丁順

粟占元

葛敬山 戚登

楊標青

難婦 招弟

王得勝排長

盧永捷 茶館女老板

伏子甲乙

老驢夫 小兵 義民與軍人若干

景 第一節天初明，林外三羣屋，屋外衛兵警戒，傳令兵伺候。

第一節開幕：槍砲聲極烈。屋中最主要的東西是一部電話機，馬副官看着牠，雖已極疲，仍拚命掙扎，不讓它去。洪副官立於牆角，似已習於立着睡覺。曹副官守着門口，面向外。張將軍與張副官坐一長凳，亦均疲倦。張敬很命地吸着香煙，但求得到多少刺激。張將軍漸漸着倦，彷彿像個什麼神祕的東西似的。

教（着了看煙捲，扔在地上，立起來）軍長，把板凳搬靠了牆，你躺一會兒

好不好？

張 (仍注視電話機，微以手勢拒絕敬之建議。忽若有所得，掏出一小本；屋中仍暗，急走至門口，速寫；將紙撕下) 買玉玢，教傳令兵送給尤師長。

(買去。張固未忘敬之善意) 張高級參謀，你「踴」一踴吧！

教 天亮這一會兒特別的強！過這一會兒就好了！咱們這是第四天了。

張 噫！(又想起點事來) 洪副官！

洪 (吓了一跳) 有！

張 去看看受傷的官兵們，教他們隨時準備出發。張高級參謀，三天的工夫，徐州的隊伍大概撤的差不離了；應當先教咱們的傷兵準備一下，是不是？

教 是！我也，今天可以輪到我們撤了！

張 洪副官，去吧；最要緊的是都得先上好了藥。

洪 是！(下)

馬 (已打盹，被電鈴驚醒) 軍部！啊——啊——(扣住口機) 軍長，劉團長

，敵人砲火太猛！

張 (接過電話機) 劉團長，啊——支持！支持！你要下來，我上去，沒別的辦

法！

(賈副官上)

張 賈副官，你守着電話。馬副官，出去走幾步，就不瞓了！

(馬出去)

敵 軍長，好不好要長官部的電話，問一問？

張 司令長官也會告訴我：「支持，沒有別的辦法！」(笑)

賈 (敲鈴響) 團長！上軍長，敵機轟炸，沒法再支持了，劉弟兄們本疲乏了！

張 告訴他，沒有支持不下的事！

賈 軍長說。趙團長，沒有支持不下的事！

傳令兵（在門外）報告！

進來！

導（進來）報告軍長，條子送到。尤師長問，手槍營可以拿上去不可以？

張 實副官，告訴尤師長——我自己跟他說話。你去吧！（傳下）

實（要電話）師部——尤師長？軍長說話。

機 尤師長？——還沒有命令。——知道，死撐了——手槍營不能動！奉撤退的命令下來，我好帶手槍營掩護你們。受傷的太多？全得搶下來，不准丟失一個傷兵！找老百姓幫忙，先給錢——好！死拚，尤師長！（放下電機，對敬）就怕找不到百姓！

敬 老百姓倒還不怕咱們的隊伍。

實（電鈴響）司令長官部？啊？啊？喂！喂！喂！軍長，司令長官部，可又斷了！喂！喂！沒有聲音！

張 沒關係，再等等吧！

賈 (電鈴) 啊——軍長，光師長。

張 光師長？——趙副不行了？你自己上去？好！你要再不行了，「我」上去！今天要是沒有命令撤退，咱們算是完成了任務；接不到命令，咱們就都死在這裏吧！——對，反正命令今天不能放敵人過來一個！——好！——(洪志) 怎樣？

洪 報告軍長，輕傷的都能馬上上藥；重傷的既不能動手術，藥又不夠！

張 再回去，親眼看著他們，沒有藥也得設法！要盡到心，盡到力！(洪下，馬上)——好點了吧？

賈 好多了！

張 弄點金油，往頭上擦點。

賈 是！(守住門口)

賈 (電鈴) 司令長官部？軍長，司令長官！

司令長官！——是！——是！(放下電機)

張 軍長！

司令長官，只是三個字——「你也撤」！我們夜裏撤？

夜裏撤！哈，我們完成了任務！

馬副官，傷兵在太陽一落就撤。我的車，所有的抬子，牲口，全撥給傷兵用；其餘的人一概步下走！不准丟失一個傷兵！(馬去) 賈副官，去看尤師長，告訴他有命令撤退。趙團長支持到下午一點，我去換他們。劉團長進攻，到下午四點，用砲火掩護撤退。晚七點都撤淨。第一夜要趕出八十里去，向西南大道走。有拉用老百姓牲口車輛的，槍斃！(賈去，砲火極烈。) 張高級參謀，我去沿手槍斃，準備下午去替換趙團，你到附近村子裏去，看看百姓們。他們願意回者退，天黑了才可以動身。帶着總部的人

，把我們借用的東西都送還老百姓，給清他們錢。

敬 什麼地方去見軍長？

張 下午二點，趙團部。還是你我最後處。（敬下）丁順，看着電話。待一會兒，給我多帶上一雙布底鞋！

（幕）

景 第二節，夜半，殘月微明，雲氣來往。大道左右皆綠田，路旁一小土坡，

坡旁有草屋兩間，平時或係小茶館。今則寂寂緊閉。屋旁有井台。

再開幕，徐州突圍，張軍最後撤退，向西南進行。幕開時，張軍及義民沿大道疾

走，有喊歌聲，呼叱馬聲，父子夫婦相呼聲，汽車喇叭聲。敵人封鎖線

即在附近，時以燈光探照。燈光所照，軍民依舊前進，但聲音立停。燈逝

，則歌呼又起。排長王得勝（受重傷）担架夫二，與剛剛脚上被刺破之盧

永捷，均坐在井台旁休息。王因傷重，倚井台，半仰半坐。盧極疲，服裝

破爛，寒暄，但身上膏子彈甚多。二姐夫亦極倦，欲睡。大隊過去一部分，野蠻寂。

主 盧永健！

盧 有！

王 給你！

盧 啥？

王 我活不成了！身上就剩了這本「精神書」，（註）你拿去吧，作個紀念，
——拿去！

盧 俺不要！排長你不會死！抬到後方，好好一治，你死不了！

主 不死，錫下我的腿去。再也打不了仗，咱不能受！給你！

盧 （推一仗）起來！給排長走！

王 不走，俺不走了！兩個人給我一個廢物，幹啥？在這兒，我等著軍長，屢

軍長一面，我就跳在這口井裏！

盧

（再推三伏）走啦！走啦！

伏甲

（打哈欠）唉，有井，可摸不到水喝！

伏乙

上屋裏找我去！找到一根繩子就行了！

伏甲

我推過門了，推不動！

伏乙

我去試試！！推不開，我把門撞下來！

盧

你敢！師長，軍長都在後面呢，看見你端人家的門，不槍斃了你！

生

你「去」，教軍長槍斃了「我」！我不想活了！沒有腿，我日日本鬼子的祖宗

的！

盧

給寫走！走！王排長，不要那麼想，你的腿——

生

鬼婆瀟瀟！我日東洋小鬼子的祖宗的！（又過了一小隊人，隊後有幾個百

姓。服裝，女歸人兜着三個孩子，身後一十二歲女孩扯着她的衣，手提一

衣像的)

女

媽！別走了！等等弟弟！（緣不語）等等弟弟！弟弟不見啦！我要弟弟！
大媽！媽！你不要弟弟啦！（同嘆）弟弟！弟弟！

（稍停）你要弟弟？你喊誰把日本鬼子都喊來！

媽！弟弟！見了爸爸，爸爸要問弟弟呢？！

他要兒子，就不能娶我鬼子，值了？快走，招弟！

女

媽！我要弟弟！弟弟多麼聽話呀！媽，在這坐一會兒，一會兒！後邊有兵囉，不要緊！這邊來，這邊有人！（探照燈，不掃過來）

看看！還不走！

女

大媽！不要緊！讓這個小姑娘歇歇！

（疲不決）鬼子衝過來呢？

女

不能！衝過來，鬼子就不用想法着了！

女 媽！坐一會兒，等等弟弟！（把媽扯至屋前）弟弟！來呀！（聽了聽）弟弟丟了！弟弟丟了！（哭）

媽 （心癢了）招弟！咱們回去找狗子！唉！（虛一拐一拐的滾過來）老總！我抱着一個，抽着一個；那一個，嫩胳膊以腿的，走不動，我又不能抱兩個！不快走，教鬼子追上！——我不能教鬼子竊佔了！我！——我的狗子！（一軟坐在地上）

女 （喊）弟弟！狗子！媽在這兒呢！

媽 我把孩子扔了（抽了自己的嘴巴）狠心的娘們！狠心的娘們！

女 （蹲下問她）媽！媽！弟弟不能丟了！一會兒就來！

虛 大嫂！等一等，總會有人把他帶來的！

媽 早該教人踩死着！我的狗子！（哭）

王 盧永鏞！

有！

你跟他們同去找一找！

（向後）哪裏找去？早就教人給踩碎囉！我的肉！我的仁義的狗子！

不回去找，你跟她們走！教她們坐我的抬子！我在這兒等着軍長，見軍長一面，我再死就痛快了！

我沒法走了！腳上的口子——沒東西綁呀，身上連條破布都沒有！我還能
把軍衣扯了？

媽——媽——別哭了！咱們這兒還有雙櫃子，給他穿穿好不好？你看他多疼啊，多可憐啊！

給他！（拍着懷中的小孩，傷起來）

小姑娘，別！我們勸百姓一草一木都捨難！我還留着這條命打仗呢！我可憐！你不可憐嗎？小姑娘！

女 范 安 婦 范 女 粟 尤 女

弟弟更可憐！媽，他不要孩子！媽，弟弟哪兒去了呢？弟弟死了吧？

（過來幾個百姓，急走過去，尤陣長，范參謀，粟占元還有幾個衛兵同來）

。粟抱着一小兒，已爬在他肩上了。

喊着點！

誰的孩子？誰的孩子？

弟弟！狗子！

（尤等停住）

你們的孩子？

啊？（如夢方醒的樣子）

媽，弟弟！（向粟）給我！我的弟弟！

（向媽）看看，是你的孩子不是？

快起來呀，媽！

婦

尤 婦 女 婦 先 婦

啊，狗子？我的狗子！（急起立）狗子！（接過狗子，把小的交給了招蕭）我的肉！老爺！（跪下去）你救了我的命！我一時的胡塗，狠心，一個人——狗子！醒醒！看看媽媽！——一個人招呼不了他們三個，又怕教鬼子追上，鬼子專顧佔老娘們！我就狠了心，我知道他的小腿趕不上我，我願見他在後面喊媽！我走！連頭也沒回！我狠心！剛才我想過來了，我後悔！我想跳這口井！老爺，你們救了我們這一家的命！

起來！你們上哪裏去？

（起來）狗子，寶貝！（笑）睡吧！媽媽抱着你呢！（吻小兒）

媽，他問你話呢！

啊？

上哪裏去？

上蘇昌，兒的爹在蘇昌作買賣！

有錢嗎？

（急決解開鈕，掏）就這點了，老爺你都拿去！我們娘兒四個要飯也要到許昌去了！

（笑了）你收着！告訴你，慢慢的走，跟着軍隊走，別再丟了孩子！

慢慢走？鬼子趕上來呢？

後面，我們的伙子，抬着東西，走不很快。你老跟着執行。我們停住，你停；我們走，你走，鬼子追上來，有我們把他們打回去，明白吧？

那可好！老爺們真是好啊！沒見過呀！

聽着，看天上有飛機，趕緊帶着孩子們爬在田裏，不要動；等飛機過去再走！聽見沒有？

媽，昨天來了五回飛機，你都沒教我們爬下！弟弟一點也沒怕！多大膽呀

范 小姑娘，十幾了？

婦 說呀！

女 十二！

婦 老爺，我們這輩子也報不清這點恩哪！看招弟好，就認個乾女兒吧！招弟

，跪下磕頭！（見招弟怔怔）磕頭！（仍不磕）

，算了吧！

看你這孩子！

（探照燈又亮了）

不用慌！慢慢回去吧！別離開軍隊！

老爺，我們忘不了這恩哪！招弟，走！你抱一會兒「小」弟弟，給我那個

包呢。（接過包）瞧！那位老爺呢？給他縫襪子啊！

尤 怎回事？

盧 報告師長，我的腳上扎了着大口子，沒法再走。她們要送給我一雙襪子，

我沒敢要！

你讓她們有來着，還是！

沒有！王得勝排長教我送她們去，我說我走不了。

王得勝在這兒哪？

（拿出襪子來）給你！給你呀！

報告師長，他不走了，他想死在這裏。

（尤趕上去看王）

你拿着呀！我們要走啦！

（尤）總，你拿着吧！

好吧！你拿着！來，乾女兒，我也給你點東西！（給她一圓鈔票）

媽，他給我錢！

婦 我們有花的！招弟，別要！

范 給小姑娘的！走吧！（母女們走，母一邊走一邊咳嗽）占元，帶着藥沒有？

梁 就有點雲南的白藥。

范 給你，（把自己的手絹給他）替他上藥，用手絹裹上，再穿上襪子！

尤 范參謀，王排長不走了！

范 怎麼？

王 師長，參謀，再見了！我再等等軍長，見軍長一面，然後，這口井就是我的棺材！這條腿非鑄下去不可，我不願意活着成了廢人！師長，死後要有卹金，你老分心，給我老父親寄了去！不要告訴他我死了，說我還平平安安的給國家打仗呢！

尤 王得勝，軍長的命令，不准丟失一個傷兵！沒工夫多說話，快走！抬起他來！

王

師長！我不敢反抗命令！可是我是快死的人了，寬容我這一次，教我等師長，我要見他一面！

教這個同志（指盧）看着他，咱們走吧！上好了解沒有？

報告參謀，上好了！

教他休息會兒，就手看着王排長！

王得勝，你要明白：你的腿不一定要鑿去，就是真鑿了去，你也還可以作事。你記住，有這口氣在，什麼地方什麼事都能報緊，不必非在戰場裏不可！（向盧）好好看着他，他跳了去，我拿你是問！

（方，范，栗與衛兵等下。後面又過來一部分軍隊和老百姓：遠遠的有張軍長的聲音：「楊記者！楊先生！你跟得上嗎？」又「爲什麼不唱？唱着走省力氣！」歌聲起來。一部分唱着過去。驢的蹄聲已近：「走了多少里啦？」答：「四十了，軍長！」張：「我們走得快了！後面還有人呢！」

張 一等！張，敬，馮，賈，丁，葛，成，與衛兵等同上。

馮 楊記者來了嗎？洪副官呢？
都在後面呢。

張 等一等！（看見王得勝等）怎么回事？

（後面叫鬧聲，洪副官跑來）

洪 報告軍長，後面有幾個人，和咱們一些弟兄，因為爭路起了衝突！

張 你沒勸告他們嗎？教我們的人讓一步就是了！

洪 我說話，他們聽不見，大家亂吵！

張 動手沒有？

洪 快動手啦！

張 聽！

成 有！

藏
遠
而
藏
書

張 你敢去？

戚 敢！

張 怎麼勸？

戚 先說我們自己的人不好！

張 對！（看戚去）洪，馬，萬，（指衛兵）你們跟着她！離她遠一點！鬧事的人

見了女的也許能客氣一點，看見你們就更冒火了。可是，她要是吃了虧，

你們知道我要怎麼辦你們！（洪等去。）

（仍問王等）怎么回事？

盧 永捷報告軍長，我的腳破了，師長教我在這看養他。

張 誰？

王 王得勝排長！

王 軍長！我的腿已經爛了！到了後方，還得鑄了去！作個廢人，我不幹！我

「軍長，教軍長知道我死在這裏，我就痛快了！」

「死在這裏？」

「這口井很好，省得教兩個人抬着我；幹嗎抬着個廢人呢？」

「精精一口井也不行啊！」（探照燈掃過來，張過去看王的腿。）張高級參謀，

「這肥壯的小伙子！醫生不夠，藥品缺乏，生生的就誤了！」（愣起來）

「太可憐了！」

王得勝，「我不准你死在這裏！」

「我不精掘這口井，我上那邊去行吧？請你把手槍借給我！軍長，給我手槍

，我飛，我滾，不用管我吧，天亮以前，我一定能爬到敵人那裏！不遠，

大概有七八里路吧，探照燈不是很近嗎？我摸進去，殺一個也好，兩個也

好，我再死就對得起國家了！」

張高級參謀？

教 張 王 盧 張 楊 張 張 王

真是漢子！可是——

快子，拍走！

軍長，我是你的部下！我不願作個廢物！

軍長，我陪他去！教日本鬼子認識認識軍長的部下！

教日本鬼子認識認識中國人！可是——不能去！（揚記者上）楊先生，直怕

你丟了！記得王得勝？

上次送我回去的那位同志？

已經升了排長！他受了傷，現在還要去看敵人！

英雄，可是——

這位也要去！可是，我不許他們去！

軍長，教我試試，我爬幾步試試，試試我能丟不能丟！我要是能去呀，軍

長，給我老父親去一封信，說我還平平安安的打仗呢！

張 盧 盧 盧
盧 盧 盧，假若王排長在路上香過去，你怎麼辦呢？

我對自己去！

你就應該回來！

軍長你沒怕過死，我們也就不怕死！

（威聲跑來）

怎樣了？

威 報告軍長，我一去他們都楞住了，說了幾句也就完了！

張 好！你已經有了胆子！好！

（洪等都上）

沒事了？

洪 報告軍長，沒事了！都好好的來了！

（過來幾個官長和兵，兵們挑着東西。）

張 站住！你們都是中國人？

衆 (愣了一會兒)是！

張 他們(指外邊)也是中國人？

衆 也是！

張 好了，去吧！再委關事的時候想想這兩句話！

衆 這位官長是——

張 張自忠！去吧！(衆敬禮，去。張軍來。)站住！你們是爲打日本人來的嗎，還是要自己打自己呢？(衆不語)說！

洪 軍長，實在不是他們的過錯！

張 沒有過錯怎麼會吵起來呢？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對友軍客氣難道是丟人的事麼？馮副官，卽下官長的姓名來，(馮問完)走！等等！都站好，我們一齊向王排長和盧水提敬禮！(過去)排長，你試一試吧！

王

給我爺！（張救洪給他爺）

（王忍痛掙扎，爬了兩步，汗下如雨，痛不可忍！）

張

排長，排長！你去不了！同志們，王排長受了重傷，還要去找敵！可是他已經寸步難行，這點心就夠偉大的了！快子，抬王排長走！還有，盧永捷腳上受了傷，願意同王排長去，也是我們軍隊的光榮！

王

軍長！我完了！沒用了！對不起國家！（自殺）

（全都肅立。）

張

（淒婉的）賈玉玢，帶幾個弟兄去埋了他！楊記者，請你記準這個地方！盧永捷，拄着我這根棍子慢慢走吧！慢一點沒關係，後面還有人呢！（對兵們）走吧！（盧與其他兵皆去。快子來抬王屍）

賈

報告軍長，沒有傢伙挖土，我可以到盧裏（指小茶館）去借嗎？

快甲

沒人！屋裏沒人！

張 有人也不會開門，我們的百姓還不能都信任軍隊！這就是我們軍人的恥辱！

洪 軍長，我去叫叫門？

張 沒用！

楊 我去？

張 還是成整去！成整！你去叫叫門，說得極可憐，極可怕才行！

成 (去拍門) 鄉親！鄉親！我們是逃難的，逃難的！(門內無動靜) 鄉親！我們

是逃難的！(仍無動靜) 逃難的，死了人！借給我們鐵錘用一用！(仍無聲)

鄉親聽見了沒有？逃難的死了人，借鐵錘用一用，給你錢！(仍無效) 你要

是不開門，我們可就把死屍放在門口不管啦！把死屍放在門口！(屋中有

了嗽聲) 快開門哪！逃難的！(屋中又嗽了聲，劃了根洋火，嘆息) 不要點

茶

(在房中)唉！幹什麼的呀，鬧哄這麼半夜啦！

成

快開門！我們借點東西用，給你錢，二大媽！

茶

錢不錢的，半夜三更的這是幹嗎的！(慢慢的開門，只開一縫)誰呀！

成

我！逃難的！

茶

(門開稍寬，探頭)這不都是老總嗎？

成

(忙拉住門)借點東西用用，給你錢！

張

丁順，先給他錢！

丁

老太太，二大媽，給你這一塊錢，我們用用鐵紙！

茶

(接了錢，開了門)唉，你們是好老總，不苦害百姓！

丁

鐵紙在哪兒，二大媽？

茶

(出來)門後頭！用什麼自家用，只要別弄壞了，你們是好老總！(丁拿了

鐵紙，快子與衛兵抬了屍，買要過鐵紙來，皆下。張跟了幾步，停住。)老總

藏書

們，喝水不喝？作茶，得現升火；水有現成的！

（奉來，二大媽！）（她進去）

楊先生，張高級參謀，坐坐！大家都坐！後面還有人呢！我們走得太快！

（大家坐下；張、敬、楊，坐成一組；洪等坐得遠一些。丁未坐。）

軍長，太辛苦了！嗯？那位張先生呢？

他，吓死了！（停了會兒）苦，我能吃，只是問題太多，太多！我並不能解決一切！只能老跟着大家，遇見事在沒辦法之中想些辦法，既可以使良心無愧，又多少可以克服些困難！眼到，心到，口到，手到，才能克服困難；我是個笨人！

（提茶盤，拿着碗）水是開過的，可不老熱的了！（丁倒水）

二大媽，你剛才說我們不苦害百姓，有人害害過你嗎？

不用說了！

敬 說說，不要緊！

茶 噢！這三四天了，不住的過兵！有好的也有壞的！好的喝完水留下幾個銅板；壞的扭頭就走，連句話也不說！

張 倒沒有拿走你的東西？

茶 還好！這年月的兵到底比從前好多了！聽說這是打日本鬼子呀，白喝水就白喝吧！可是，昨天他們拉走別人的一頭驢！

楊 軍長，在路上，我也看見有騎驢的，還有騎牛的呢！

張 我已經下過命令，不准騎百姓的牲口！成什麼樣子呢，軍人騎着驢，騎着牛！

敬 也許是馮兵？那倒還可原諒！

張 連傷兵也用不着騎驢；我自己的車子，和所有的馮，抬子，不是都撥給傷兵了嗎？

揚 真的！軍長倒得自己跑路！軍長要是坐車子高話，我大概還可以揩揩油！
（微笑了下來）二大媽，還有水嗎？

茶 還有「」盞！

張 丁郎，給買副官們送了去！（丁去拿水）

楊 二大媽，日本鬼子來了，你逃不逃呢？

茶 沒地方去！我也走不動！聽說鬼子連五六十歲的老娘們都綁佔！哼！我這兒帶寶耗子藥，我會拿耗子藥當茶葉，都毒死賊王八日的！（往屋裏去）留神，別碰了我碗，沒地方買去！

張 問題太多了！光今天夜裏就有多少問題！傷兵缺乏醫藥，一個；百姓們逃亡，怎麼安置，兩個；友軍之間彼此的聯絡和互助，三個；軍隊的紀律，四個；軍民的合作，五個；還有，還有，多啦！

揚 只要軍長跟着，就都有辦法！

張 我？不見得！跟着他們比不跟着強一些就走了！我跟着他們。看着他們！

一直到我死！

敬 軍長，你就是草上的風，有你刮在草上，草就都搖搖齊齊的往一邊兒倒！

張 要是我的老幹部還都存在，我用不着這麼婆婆媽媽的事事親自操心！這些問題中最嚴重的一個！我現在已經沒有了胳膊，沒有了腿！（又過來一羣百姓）老鄉們，跟着軍隊走呀！到天亮，離軍隊遠一些，防備敵人來轟炸！下午還是四點多鐘動身！

衆 知道了，你老分心了！

楊 （指着一小兒）多麼可憐！

張 我一看見小孩兒扭小大人的衣裳跑，我就恨不能痛哭一場！

楊 可也只有這樣，大家才能真恨日本鬼子！

張 誰知道！（又過來一隊長）那湯不滿？這裏有井！洪副官，跟老太婆借柳繩

用一用，先給她錢！（洪去取錢）脚上有起泡的沒有？用洋油抹一抹！葛敬山，去問老太婆有洋油沒有，買她的！（洪拿來錢，跟着大家去打水，大家有立着等水喝的，有坐下挑破脚上的泡的。）

報告軍長，她沒有洋油！

楊 我還有點紅藥水！今立起去送藥水。張軍長威盛也跟過去。老太婆出來。）
留神繩子！繩子已經不結實了！

敬 二大媽，他們一定會小心！

茶 都是好老認！現在鬼子到哪裏了？

敬 那邊照燈的不就是？

茶 那就是？白天我看見他們了，這老眼睛不管事，分不出誰是誰來？咱們的兵呢？

敬 都過去了，我們這是末一批！我們隊，跟鬼子在徐州正西打了三天三夜，

好教咱的兵都撤出來；現在我們也撤下來了！沒看見我們那裏成這個模樣

？

茶 不容易！真不容易！若說你們嚇我點水，我不該要錢！咱們這算賺了，還

去真了？

敬 也算打勝，也算打敗。勝了也打，敗了也打。不在這處打，就在那處打。

咱們跟鬼子拚了！

茶 對！對！不「怕」鬼子就準打勝！

敬 鬼子來了，你怎麼辦？還在這裏？

茶 唉，走不動跑不動的，教我上哪兒去？我等着他假賊三八日的！

敬 我看二大媽你也該躲一躲！

茶 自從老頭子死後，一個人圍着這個小茶館，快二十年了！我捨不得抽，我

不能走！我等着小鬼子們！我才不怕！

張

都好了吧？走！唱着點！遇到左軍和老百姓都讓着點，不要搶路！聽見了？（衆容，聽見了！兵們唱着前進。後面又來了百姓，有吵嚷聲）洪副官，看着去，又是誰鬧事呢？（對百姓）這裏有井水，不忙，咱們再走二十里就夠了，歇一歇！（有喝開水的，有走的。來了幾個「散」兵，都拿着一些東西）你們是哪裏來的？

兵們

右翼下來的，全衝散了！

張

好，來喝點水，歇一歇！你們都辛苦了！

衆

不辛苦！（都云喝水）

衆

報告軍長，一個小兵騎了人家一匹驢，跟趕驢的吵起來。

衆

什麼小身

洪

年紀很輕，才入伍的樣子！

張

都帶來！馬副官，把東西給老婆婆收拾收拾！

茶 用不着，老張，我自己會收拾！

洪 報告軍長，他們都來了。（老趙夫在前，士兵在後。）

張 你的賊？

老 我的，他已經騎了二十里，還要再騎！我就和石成四賊吃飯，他心裏有

行嗎？

張 不是騎人家的牲口，我有命令，你不知道？

小 報告軍長，知道！我實在走不動了，所以「壓」了他的驢，不敢再騎他的！

張 （問驢夫）他多少錢雇的？

老 大人，不是錢的，他硬騎着走！

小 趕驢的，你屈心不屈？

張 馬副官，拾斃了他！

小 （哭了）軍長！我冤！我屈他的！我屈他的！

張 馬副官！

馬 軍長！他……歲很小！

張 馬孝堂！

老 大人！大人！別槍斃他！他是「屨了我的驢」大人！

張 馬孝堂！

老 大人……他……屨了我的驢！他真是走不動了！扶他下來！扶他下來就成！別打死他！他還沒有我的孫子大呢！

成 （受洪暗示）軍長，我跪下了！

葛 軍長！（也跪下）他比我還小呢！

楊 軍長！

張 馬，你不打？（自己開了槍！小兵倒地。向驢夫）把驢拉走！（又看了看小兵）你也是為國家犧牲了！

茶 親愛的，你缺了德！

老 我——（一歎，蹲在地上。）

（喝水的百姓急忙走開。散兵管藥物溜去。張滔着小兵的屍身。葛威憤憤的起來。）

賈 （同了與衛兵等上）報告軍長，把王排長埋好了，

張 啊，把京極送到屋裏去！

楊 軍長，我們走嗎？

張 二大媽！小兵們從這兒過，拿着東西，或是騎着驢，告訴他們他（指屍）怎麼死的！

茶 都是那禍老東西（指賈夫）！

（向張）走！（向大家）走！（後面又來了大隊）等等，替他們過去！（大隊向山過去）走！（仍唱着歌，張悻悻走去。茶館老漢立在門，目送他去。）

老盧夫仍蹲在那裏。歌聲漸遠，幕徐下。

（註）以愛國精神，愛民精神等題，編印成書，張軍中灌陣曰精神書。

第四幕

時間 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地點 鄂北杏兒山。

人物 張自忠將軍 張敬高級參謀 洪副官

馬副官 賈副官 葛敬山

丁順 勝火夫 傳令兵四人

衛兵四人 百姓四人

景 正面爲杏兒山，山坡有破屋一間，張將軍宿于其中。左右皆山，成山環；時我與敵已皆入山作戰。右邊山上有樂子，已爲敵炮所毀，餘斷垣耳。

開幕 開幕前，用燈光映出張將軍遺容！——由襄河西出發，敵所部官兵。於槍聲隱隱中開幕。衛兵在屋外及山上戒備。副官，勳務及傳令兵甲乙丙皆在

山坡上或立或坐。葛敬山伏石作書。

葛

（抬起頭來，低聲的）洪副官，我問點事！

洪

（指了指小屋）少說話！

葛

我小聲的！我老要問司令，又不敢！咱們爲什麼不往東北上退一退，等尤

師長來了，再反攻？何必這麼死守着，眼看就要教敵人給包圍起來呢！

電話不通了！不知道尤師長在哪裡呢！

葛

那，咱們也不應當再守這裏！我並不怕，跟你們在一塊兒二年了，我現在

什麼也不怕！我是說，司令是國家的大將，萬一有個——那還了得！是不

是，洪副官？你勸勸總司令，你是他的老部下！

洪

老部下也不能說話！我服從司令，司令服從司令長官。我一見司令就不大

說得出話來！我不怕死，可是怕司令！啊——怕司令也就是不怕死！

葛

（向賈點手）賈副官，我說司令是國家的大將，應當小心點，別在這裏打死

仗！咱們的兵又少又軟！

不要亂發議論啊，你還不懂軍事！

我承認我不懂軍事，可是我的心是好的！去勸勸司令！

勸司令？沒那個規矩！

我並不怕，跟你們一樣的不怕！我是真心的愛咱們的司令，我怕他困在這

裏！司令要教我死在這裏，我一定運動也不動！可是，司令是國家的大將

啊！咱們死，沒關係。司令要是——賈副官，洪副官，咱們一齊去說！咱

們就說，咱們在這裏夜擊敵人，請司令帶帶連手槍隊，往東北去；和尤師

長取得聯絡，再兩面夾攻。兩連人夠不夠？馬副官，來，咱們大家商議！

用不着商議吧，沒有用！司令是咱們的腦子，咱們用不着商議！

你不能說我的計劃沒道理呀！司令帶兩連人向東北去，咱們在這裏打，

司令和尤師長取得聯絡，再兩面夾攻，還沒道理嗎！

馬 要說，你倒可以去說！

葛 我可不是怕死，我是真心的愛咱們的司令！我和洪副官一樣，這次是請求司令帶我出來的；我要怕死，幹嗎請司令帶着我呢？

馬 我並沒說你怕死，我說你是個學生，去說話還可以！

葛 好！我去說！我得想幾個理由。（一邊想，一邊往小本兒寫）司令是國家的
大將，一個兵少……

衛甲 誰？

丁 （探頭看）胖子！胖子來了！（趕過去）胖子，你怎麼來了？

胖 （向大家打招呼）我就沒走！

洪 （給小屋）小點聲！胖子，沒走？在哪裏睡的？

臉 昨天夜裏他們擲骰，我怕沒個人給司令燒燒水，煮煮豆子，我就沒走！山溝裏找了一塊草地就睡了，可不好受！露水把身上打濕，小山風一吹，腸

(打了個冷戰)

葛 (走來聽話) 胖子，這裏可有危險！你走，我替你給司令燒水！退却的時候，你跑不動！

！怎麼？要退却？

葛 敬山的主意！

賈 副官，我是不是出于愛司令？愛胖火夫？

那我知道！

胖 司令不會退，咱老胖也不會退！咱跟司令，地位不一樣，腿不一樣，可是心都一樣，都是肉長的！

胖子，你再說一遍！

幹嗎？

葛 這就是頂好的詩！我記下來，以後我給你登在壁報上！

胖 壁報？什麼玩藝？

葛 什麼？你沒看見過我的壁報？每三天出一張，出了這麼二年了！

胖 我不識字！老丁，我已經燒好了一鍋水，司令要水，還是要煮豆子，都亂

成！（葛廢然而返，仍伏石寫字）

丁 我去拿——（要去取水）

胖 （攔丁）那是給司令的，誰也不准動！我在這裏等着，看司令起來，我把水

端了來，就是一個鍋！老丁，還有豆子嗎？

丁 今天哪，恐怕連豆子也吃不到了！

胖 打這麼二年仗了，就屬這一回苦！喲，沒有豆子，我會給司令挖點野菜去

！（蹲在地下）

丁 （聽聲內嗽了一聲）起來！起來！（胖子與在山坡上坐着的都趕快起來，極

嚴肅。）

張 (極從容的、面帶笑容。大家致敬。) 怎麼，胖子沒走？

胖 報告司令，我怕沒人給司令燒燒水，煮煮豆子，沒走！

張 (笑了笑) 今天大概連豆子也吃不到了！

教 等一會兒。老百姓也許還給送來。

胖 司令，我去挖點野菜好不好？

張 先去弄水！(胖下) 賈副官，後半夜的情報！(坐)

賈 報告司令，前半夜敵人由西面撤下幾百人來，司令教騎兵到西南去堵截。

張 記得。

賈 到後半夜，由西面撤下來的敵兵都增加到南面，我們的騎兵大概是沒和敵

人碰到。

張 騎兵可也沒回來？

賈 到如今沒消息！

張 賈 張 敬 張 敬 張 敬 張

「嘿——沒關係！西面怎樣？」

「很好！就是西面相當的緊。不過這三個多鐘頭了，並沒有開炮。」

「張高級參謀？」

「西面昨天一天都打得很好。現在敵人既又撤下些人去，我想咱們也拿下一營來，加到南面。」

「可以！馬孝堂，你寫下來！西面撤一營人，加到南面。」

「西面務取守勢。假若敵人再添人，我們只好上手槍隊！」

「還不能輕易動手槍隊！我看，西面沒危險！」

「南面，等西面的一營轉過來，還是攻！」

「馬副官，南面退擊！」

「可慮的是敵人在西面維持原狀，而從密的往東北佈置，我們絕對不能再從南面抽人！」

張

「所以我們要拚命向南面追擊哩！這點手槍隊足夠守這東西兩個山頭的，只要這兩個山頭守住，北面空着也沒關係！再說，即使敵人往東北包圍，主力也總還是在南面。馬副官，寫好了？」（馬遞過來，張看了看，簽字）來！（傅甲乙過來），告訴團長，我在這裏，決不再動，他們必須盡力追擊，他們不上去，我上去！（傅甲乙去）

胖

（端着水鍋）報告司令，百姓們又送豆子來了。

張

「賈副官，領他們來。」（賈下）胖子，把水放在這裏，大家用！丁順，澆澆了水壺。胖子，你在哪裏燒的水？」

胖

「山溝裏大石頭底下，敵人看不見！」

張

「山裏有野菜嗎？」

胖

「老百姓提來了一筐！」

敬

「今天又有野菜吃了，越來越瀾氣！胖子，你先「煮」一鍋豆子，再作一鍋豆

明加野菜，好不好？這是「兩」作！

胖

張高級參謀，沒有米，不容易作湯！這豆子是鮮飽，這就是煮一煮好吃！

賈

（領四鄉民上。一老：提半筐野菜，一中年婦人拿着三個雞蛋，二少年各負半袋豆子）報告司令，他們來了。

婦

唉，哪位是那好官兒呀？

翁

（指張）這就是！

婦

唉，大人！

少甲

叫總司令！

婦

總——

少乙

司令！

婦

昨天，我的兒子回去，拿着總——

少乙

司令！

婦 拿看司令給的錢！去年罷，那些老總拿去我們幾細草，二斗豆子；去年的事了，司令大人還替他們給錢，又給得那麼多！真是好官哪！司令大人收下這三個雞蛋吧！家裏沒有別的東西！（賈接過蛋去。）

張 謝謝你啊！都坐下！葛敬山，聽着點！怎麼不坐？

翁 不坐！不坐！（把筐放下）放下！（少年們把口袋放下）

張 胖子，拿去煮！

胖 先把水倒出來，就是這一個鍋！（大家都把碗倒滿）（告訴百姓）山溝裏不取筐子口袋呀！

張 馬副官，幫幫胖子！（二人把東西拿下去）我問你們，餓聲一夜沒斷，你們怎麼還敢來呢？

翁 知道司令沒回吃呀！唉，爲了打鬼子吃這麼大的苦，我們還怕什麼！我們半夜裏給司令拍來的豆子！我們不給這樣的軍隊作點事，還算人嗎！

張 莊子上怎樣了？

少甲 昨天南莊全教炮打了，今天連北莊上的人都逃了！

張 你們怎麼不逃？

少甲 他們也都沒逃遠，都在山裏躲着呢！白天藏起來，夜裏回家！

少乙 去年鬼子敗下去，我們殺了他們不少人，截下不少東西，今年就更不怕了；大家都等着司令打勝仗呢！有司令在這裏，我們什麼也不怕！反正鬼子站不住腳！

翁 唉，越站不住腳，鬼子才越禍害人！我不稀罕那些鬼子的東西，我盼着快太平了，好平平安安的種地！總司令，什麼時候才能太平呢？

張 快了！快太平了！只要咱們大家齊心，就一定快太平了！你看，咱們的兵都不怕鬼子，你們老百姓再能幫助軍隊，還愁什麼呢？（問婦）你也不怕吧

？

爹 不怎麼怕爺，我怕炮！炮一來，房之牆完了！大人，今天不會再開炮了吧？

張 還要開炮！你們要是藏起去，就早早的走！

媽 還有一點點小事！

翁 二娃子！

媽 我是替別人說話呀！她託咐了我，我總得把話帶到了啊！

張 誰？什麼事？

媽 那家的徐嫂！

少甲 真好管閒事！

張 讓她說！

媽 去年打仗的時候，徐嫂丟了兩隻雞，兩隻又肥又大又愛下蛋的母雞！她託我問問大人，那個，我們都是窮人！大人不給，也不要緊，反正那兩隻雞

又不是大人吃了的！

張 賈玉玢，給老人家兩塊錢，給她兩塊；再給她五塊，給徐嫂帶了去。你們這是多少豆子？

少甲 總司令不要給錢了！

張 也給五塊吧。

翁 總司令，明天還在這裏吧？

張 不敢說一定了！你們要聽見鎗炮還在這邊響，我就還在這裏。拿上你們的筐子口袋呀，謝謝你們！

翁 還謝謝我們？給我倒打仗，連幾顆豆子都不肯白吃我們的！我們得謝謝總司令啊！

張 留點神！都留點神！

少甲 (笑了) 在山裏，鬼子扒不到我們！(都下)

張 葛敬山，又有材料了吧？中國人，連婦女算在內，都天生來的是好兵！像

天真的小孩子一樣，不懂得怕！

葛 百姓太好了！不過，也有時候爲錢捨命！

張 那是因爲窮！我相信，剛才這四個人要是不那麼窮，他們一定不會要咱們的錢！百姓們是有良心的！抗戰就是民族良心的試金石！

敬 司令，聽！（槍聲甚密）

張 我們攻了！要是敵人進攻，必先開炮。

葛 我上去看看！（上山以鏡探望）

葛 總司令！我有個計劃，可以說吧？

張 可以！

葛 司令，咱們現在是內無根草，外無援兵！

張 （微笑）你怎麼辦呢？

葛 司令是國家的犬將，責任大的很。所以我想，教我們在這裏打，司令帶兩連手槍隊向東北去，和尤師長取得聯絡再兩面夾攻！

張 你看我不能把敵人趕跑？

葛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是說司令的責任太大，不能太——冒險！

張 在危難裏，軍人要是敢冒險，國家便沒了靈魂！葛敬山，你還記得在潢川的時候，二百里以內沒有一個友軍，我不也完成了守十二天的任務嗎？現在，我奉命令來追擊敵人，就不該教敵人追擊我！長官的命令，誰也不敢改！

葛 司令，現在咱們的人可太少，而且很軟腳！

張 葛敬山，不准說這個！人也許少一點，可並不軟！不軟，他們是太累了！再說，我帶出來的隊伍，不管是我訓練的不是，打勝打敗就都由我負責！遇到困難，我們不應當計算別人的缺點，而應該先看自己盡了責任沒有！

我相傳，自己盡責，就能感動別人。人都是有良心的！有敢拚命的長官，軍隊就能變成鐵的！（敬下來）怎樣？

敬 敵人在四千呎外，還沒有多少動靜。

張 葛敬山，記住我的話，就算是臨別贈言吧！

葛 怎麼？司令憐了我嗎？

張 （笑丁笑）那怎能呢 我很喜歡你！

葛 那麼，是真有了危險？

張 作軍人的根本就不顧慮危險！軍人的責任是抵抗危險，軍人的榮耀是打倒危險！你可是該走了！

葛 司令！司令！我隨着司令二年了！我的文章雖然沒有多少進步，可是我的胆子和人格，我覺得，是大了好多，高了好多！這，我真感激司令！請還允許我在這裏吧！我不怕吃苦，不怕危險！

張 好！先吃點豆子再說。丁順！

丁 有！

張 看看豆子煮得了沒有？（丁去）

葛 司令，我是真敬愛司令，我願意死在這裏！

張 你還是應當念書去！現在，你已經有了身體，胆量，就應當再發展你的腦

子去。中國不缺乏人力，可是缺乏腦子！（炮聲）啊，敵人要反攻了！

敬 司令，我看敵人的計劃是南面假攻，而是往東北佈置。

張 所以我不能動！我要往東北轉移，就正好中了他們的計！

葛 司令，可是敵大會拚命用炮打這裏，壓迫我們往東北去！

張 葛敬山，你是真進步了，你說對了！

葛 （很得意）那麼，司令何不乘早兒挪動挪動呢？司令是國家的大將啊！

張 大將就更得服從命令！炮往這裏打，我會往前去，決不能往後退！豆子來，

了！先吃豆子！（馬，丁，胖，端着所有能找到的碗）來，大家吃！

司令，我還有！

張 先吃豆子！啊，真香！胖子，再去煮，賈玉璠，總部都移動了？

賈 應當在後半夜擲動，可是還沒得到報告。

張 葛敬山，你帶着的還是尤師長的那隻舊槍麼？有子彈？

葛 有！

張 帶上點豆子，水，走吧！

葛 司令，我不能因為你優待我，我就不服從命令；我走！可是，司令再允許

我說一句話！司令也應當走！

張 丁順！

丁 有！

張 送葛敬山去！由東北走，快走，翻過山去再休息！

丁 送出山去，我就回來？

張 一會兒把他送到尤師長手裏！你們往東北走，總會遇到他的。遇到尤師長，告訴他，照計劃追擊敵人；告訴他，我這裏打得很好！葛敬山，來，握握手！

葛 總司令！（落淚）

張 在軍隊裏不准落淚！好，要永遠作個有出息的人！去吧！

丁 司令，把他交給尤師長，我回來？

張 你回來！

（葛含淚向參謀長等敬禮，丁亦不欲去，但不敢違抗命令）

傳令丁 （跑來）報告司令，總部中了砲，傷了七個人！

張 夜裏你們沒挪動嗎？

傳令丁 報告司令，剛挪動了多一半，就中了炮！

張 教受傷的都出山。等都探好了，再來報告！（同丁下）

葛 （同丁順回來）司令！不必派人送我了，我自己會走，丁順也不——他說，他伺候司令十八年了！

張 丁順，好好的送他出去！

丁 是！司令！

洪 報告司令，炮火現在是以這裏作目標了！

張 洪副官，吃點豆子！聽，還有三個雞蛋呢！買玉坊，去煮一煮。（買下看葛）怎麼還不走？

葛 司令，我想起來了！老百姓知道司令在這裏，兵們知道司令在這裏，大概敵人也就知道了。

張 百姓和弟兄們不會賣了張自忠！

葛 萬一萬兵被敵人拿去，審問出來呢？

張 審問不出來！即使敵敵人真知道了，那我就更得等着，教敵人看看我怎麼打他們！去吧！

葛 唉！（又敬禮，同丁慢慢下去）

張 （對敬）這小孩有出息！

衛兵甲 胖子倒了！（屏火夫端着豆子，剛撈過出來，被炮聲斃）

敬 怎麼？（跑過去，馬等看司令，司令以手作勢，也跑過去。）

張 怎樣？胖子怎樣？

洪 也許被破片碰傷了！敵人確是拿這裏作目標！

張 打過一陣去，就改目標了，沒關係！怎樣？胖子怎樣？

敬 （走回來）完了！

張 有忠心的人！（走過去看）

洪 張高級參謀，我是請求司令帶我出來的，我絕不怕死；我就願意和司令死

在一塊兒！不過，剛才葛敬山說的也有理，司令應該再挪動挪動！

司令一動，馬上前邊就垮下來！敵衆我寡。我們的人已經打了一個星期，太累了。跟四外的部隊失去聯絡。這都是事實。可是司令不肯動，也不能動。假若敵人現在撤退，司令必定追擊；敵人不退，他就出擊！他不是不精細，可是堅決勝過了精細！長官的命令是逼擊敵人，這不能改！

洪 好了，高級參謀，咱們預備打就是了！

敬 放箭的才是真軍人！不過，就是肚子裏老空空的，怪不好受！

洪 到夜裏，我去捉條狗來，大家吃吃？

敬 (笑了笑) 狗肉的確不難吃！

張 (看大家把胖子抬走，回來) 可惜的胖子！葛敬山走的對了！

賈 (左臂負傷) 報告司令，雞蛋都教炮打飛了！

張 先看你的傷！

賈 啊？我……可不行！（洪給他收拾）沒關係！

張 怎樣？

賈 報告司令，不要緊，擦破了一塊皮！

傅甲 （上）報告司令，西錢很穩。團長說，一定能頂得住！

張 他們有吃的？

傅甲 百姓還照常送去豆子。

張 好！

傅乙 （上）報告司令，南面我們開始進攻，敵人很多，不容易得手，團長報告司

令，子彈不夠用了！

張 洪副官，教山口上的兩連手鎗隊前進，作南面的第二錢。（洪下）你（對傅

令兵）對團長說，我這裝上去兩連人。子彈省着用，等敵人前進，衝鋒！

快去！（傅乙下）張高級參謀，子彈不夠用了！

敬 已經打了一個星期！

張 沒關係，有我在這裏，光是槍刺和大刀也能打仗！人人心裏有一團火，拚命的官長就是吹起火來的風！上去看看？（二人同上山。）

馬 不要緊，真的？

賈 這時候有點疼了！剛才只顧了雞蛋，沒理會！

馬 咱們沒關係，我看司令還是挪動挪動好！

賈 有理，可是——總司令要是動一動就不算總司令了！司令打定了主意就和這座山一樣了，永遠不再改動！

敬 正商攻上來了！

張 馬副官，東西兩個山頭，一邊一連手槍隊！（馬下）

敬 敵人往西轉了！我們又前進了！

（遺屍在後，殺聲隱隱。）

（飛機聲）

張 來！前面繼續衝鋒！兩邊的人絞在一處，飛機就沒用了！（傳令丙下）

敬 敵人又前進了！

張 賈玉琚，怎樣，還能幹嗎？

賈 不要緊，能幹！

張 上來！（投彈聲）看看去，哪裏投降？（傳甲下）

敬 敵人前進了有一百呎！

張 手槍隊怎樣？

敬 已經上去了！

張 那就不要緊！（砲將小屋打塌）教賈玉琚看着，張高級參謀，下去歇一歇！

（下來）啊，我的小屋也倒了！這個仗打得好！山窩裏的小屋都會教炮打了！沒有這樣兜着底兒來的戰爭，中國人是不會振作起來的，（看地上）把

豆子也都打飛了！

敬 假若尤師長現在能起來，哪怕帶着一團人呢，那陣打得多麼熱鬧，多麼起

勁！

張 現在咱們打的也不錯！西面始終是那麼好。南面差一點，可差有

督君一時也不會壞！今天夜裏，我們應當弄一弄夜襲！

傅甲 (上) 報告司令，飛機炸的大概是北莊。

張 「大概」是北莊？落了多少炸彈？

傅甲 很多！

張 在哪裏看的？

傅甲 就在這後邊山上。

張 爲什麼不過去？(掏槍)

傅甲 司令！(跪下) 司令！我年輕！那連炮火很稠！司令！燒我的命！一時的，

「嚇的！我再再怕！我敢揮！」

（下來）報告司令，正面上緊急！

（驚叫）（帶甲跑上山去）張高級參謀，我不敢放心總部，別失去聯絡啊！

不會！不會！他們佈置好，一定來報告！

他們知道我總不會動，爲什麼不常來報告呢？（對衛兵）留下兩個衛兵，其

餘的部加入手槍隊！（衛兵甲乙去）賈玉珩，把所有沒動的手槍隊都集中到

這洞山溝裏來。（馬洪，傳令兵乙丙都先後上來）張高級參謀，你看着鏡子

。馬，洪，你倆在我兩旁。都上去！（連衛兵丙丁都隨張上山。）

最前面的敵人離我們有三千呎了！

手槍隊呢？

不夠用，東南上塔不住！

正面還是假攻，主力是要奪東南的山口，來人，教東山頭上的一連往東南

移動！把住山口！（傅乙下）

敬 正面穩了一些，東南急進！

張 不要緊，我預備好在山口要消滅幾百個敵人呢！（賈上）怎樣？胳膊？

賈 報告司令，胳膊麻過去了！

張 還能支持？

賈 不要緊！

敬 敵人又前進了！連手槍隊也下來了！

張 不能！手槍隊是找好地形呢！

敬 是的，手槍隊穩住了！

張 洪副官到東南山口看看去，告訴他們穩住了打，多放過敵人幾步來才好；

不要打太早了，捉環子再打！（洪下）馬副官，你看着點！張高級參謀，下

去會見，一時不至于有變化！（下來）

張 吳的確太疲乏了。

吳 忘了死也就能忘了疲乏了！（看了看天）快晌午了！大概至少還要打三個鐘頭，我們今天也早早的停住，夜間給他們個奇襲！我已經計劃得差不離了。你也想一想看；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咱們商議，決定。

馬 報告總司令，東南進得很快！

張 有手槍隊把着山口呢！

馬 正面也退！

張 （對敵）我們再看過去！（上山）

張 （用鏡着）敵人快到二千五百呎了！

馬 副官，你看着！張高級參謀，你往下邊站，我給你一排人。來，調過一排人來，隨着張高級參謀！（傳丙去）（洪上）洪，賈，敵人到二千呎上，我們就得動手了，你倆東西散開。（二人均掏出槍來）

馬 東南上已過了二千呎！

張 手槍隊呢？

馬 還沒動靜。

張 好！放進來打好！

馬 正面也進得很快！

張 高級參謀，上你的一排人！洪，東山上的全數往下壓！啊！（左臂受傷

）敵人的火力夠上我們了！

賈 （過來）司令好不好下去一會兒？

張 給我細細，細緊！馬，怎樣？

馬 穩一點！東南上，我們已開了火，敵人倒了不少！

賈 司令，這樣行嗎？

張 再緊一點！好！啊，你的手沒勁了，馬副官，你來，賈副官，你去，教西山

頭上的一半向南，一半向北，再教一排人準備補充東南，（洪上）怎樣？

東南上很緊，可是我們很得手！司令，下來會兒？

張 用不到！（對馬）行了！邊看看去！張高級參謀，前面這一排人儘東前進！

你那裏有傳令兵？

敬 有！向東前進！（應聲，向東前進！）

張 馬副官，怎樣？（馬已受傷，手仍持鏡）啊？洪進田，你來！（洪將馬拖開一點，給他錮傷，張取過鏡子來）張高級參謀，山前準備衝鋒！

敬 備彈衝鋒！

張 敵人退却，追擊！（傳甲隨着喊）

敬 敵人退却，追擊！

張 張高級參謀，你這一排再向前，補充前面！

敬 後面還有人沒有？

張 還有，得省着用了！一排一排的用了！防備北邊！

敬 還得給我一排人！

張 教傳令兵去要！

賈 (頭部受傷甚重，爬過來，至山坡上) 司令！司令！走！走！

張 玉玢！

賈 司令，打！打！打！(倒)

張 高級參謀，正面衝鋒！

(衝鋒號聲)

張 (看洪已給馬綯好) 洪，看看玉玢去(洪往下跑) 怎樣？

洪 (極嚴肅) 報告司令，玉玢陣亡了！

張 啊——(洪往上跑)

洪 司令！

張 (腰間中彈倒下) 扶我起來！

敬 (跑上來) 司令！

張 還去下，高級參謀！省着用手機槍，一辦一辦的補充！(敬下去)

洪 司令，我扶着你走！

張 綑緊我的腰！(洪脫下軍衣，綑在司令腰間。) 好！

洪 司令，我扶着你走！

張 馬，怎樣？

馬 不要緊，司令！

張 都站好地位！敵人退却，追擊！

洪 司令，東南山口上發現敵兵(要指司令)

張 幹嗎？去，再補一排人，要穩！要穩！絕對不許敵人進來！(洪去) 張高級

參謀，人都上去了嗎？

敬 上去了！

張 衝鋒！

敬 衝鋒！

（飛機響）

張 張高級參謀，恐怕又是炸總部！

敬 投彈了，西邊！

張 派人去看，告訴團長，過來一連人，由側面打！

洪 （受傷，退至山坡）司令！

張 幹嗎？

洪 我帶着司令走！馬副官，我們帶着司令走！

張 洪，馬，站好！張高級參謀，正面怎樣？

敬 敵人上來了，

張 再上一排人，往下壓，堵住！有退的槍斃！

敬 司令，下來！

張 (排孔) 敵人退却！追擊！(衛兵與傳甲要扶他) 看前面！打！洪，馬，打！

敬 向東有追擊！

張 (喉已啞) 追擊！(洪沉着喊)

敬 追擊！

張 高毅參謀，用你的槍！有退的，打！

敬 追擊！總司令的命令，追擊！

張 手槍隊上！

敬 上去了！白刃戰！

張 衝鋒！

敬 衝鋒！(且打且退，頭上已受傷) 司令！